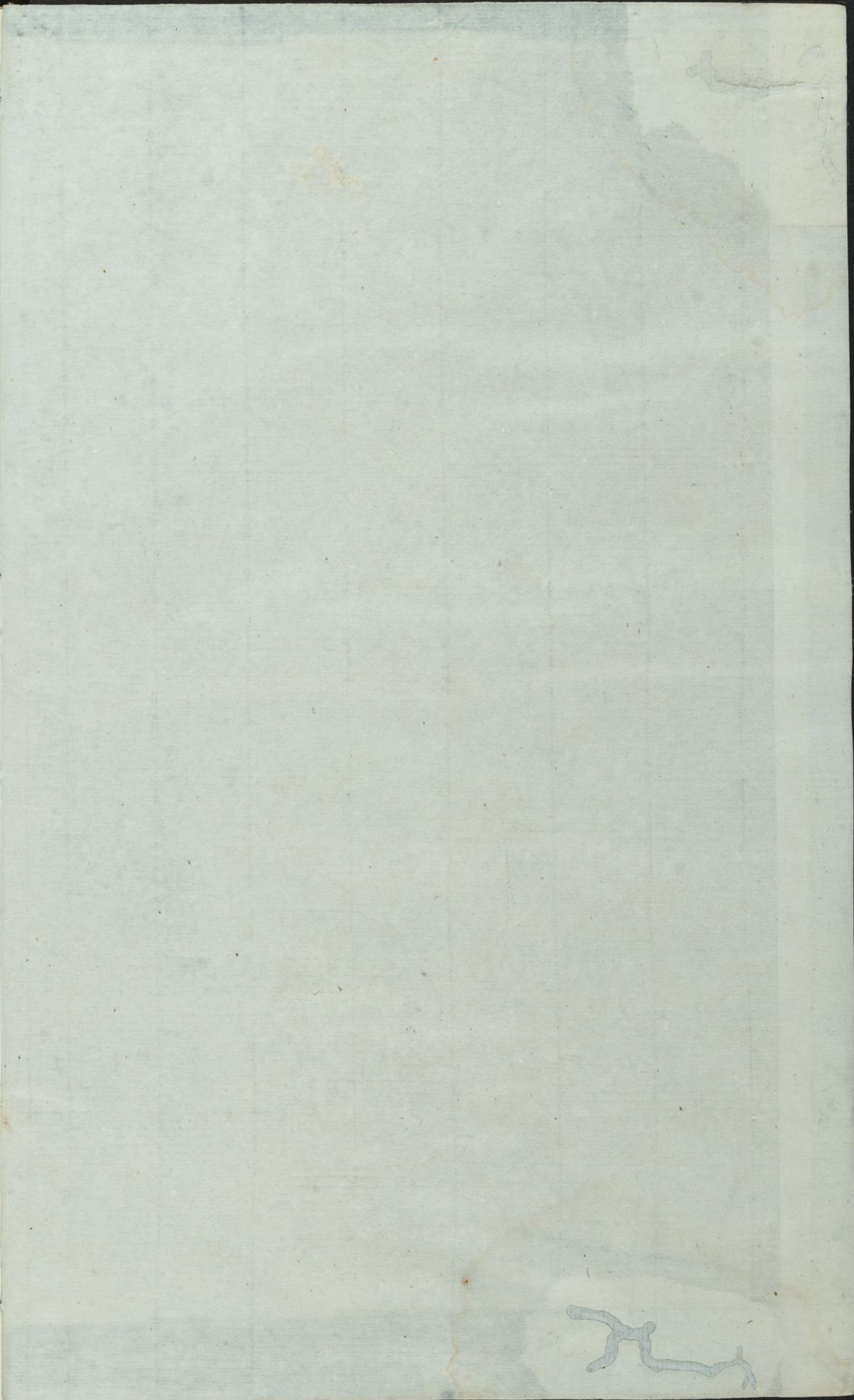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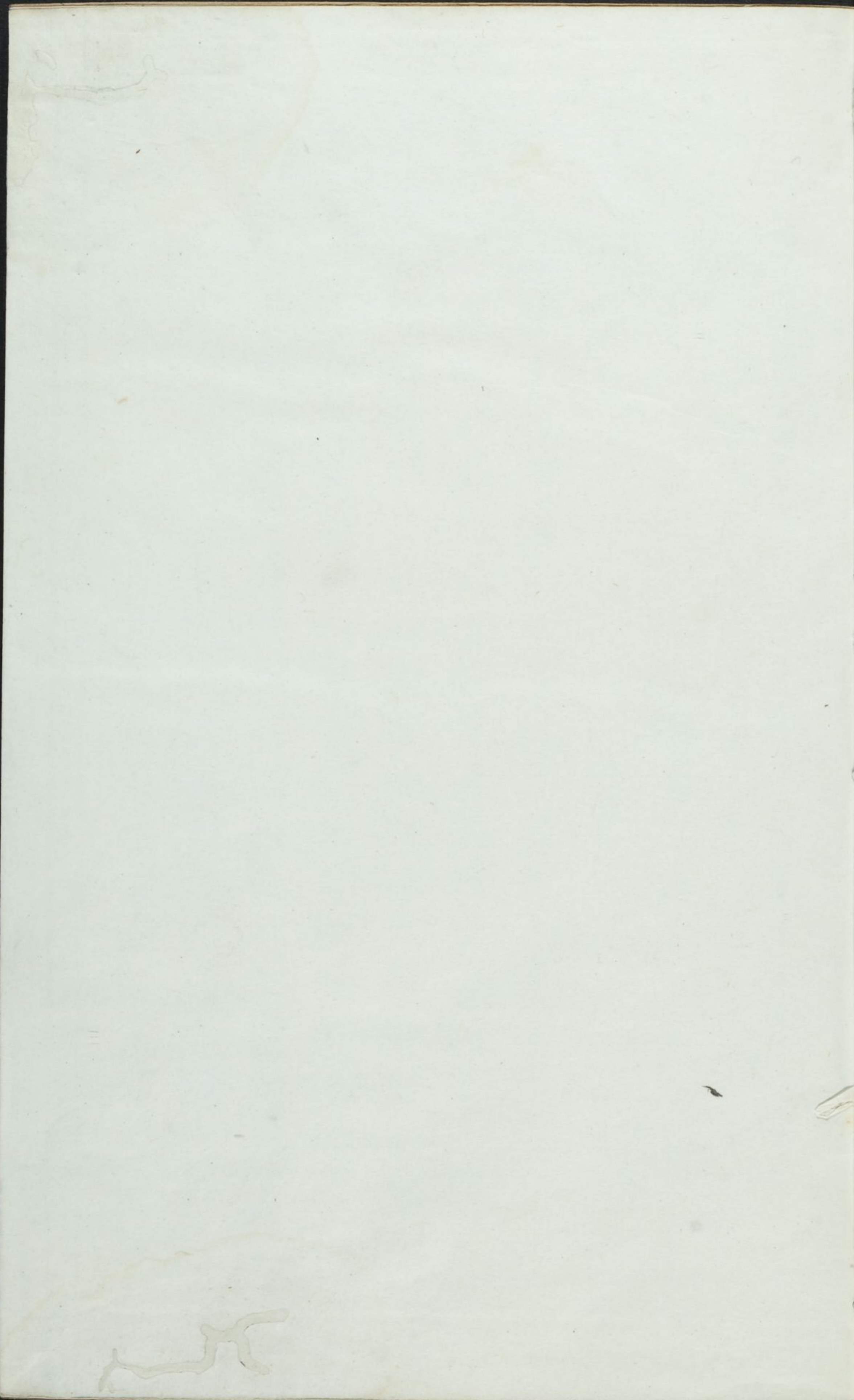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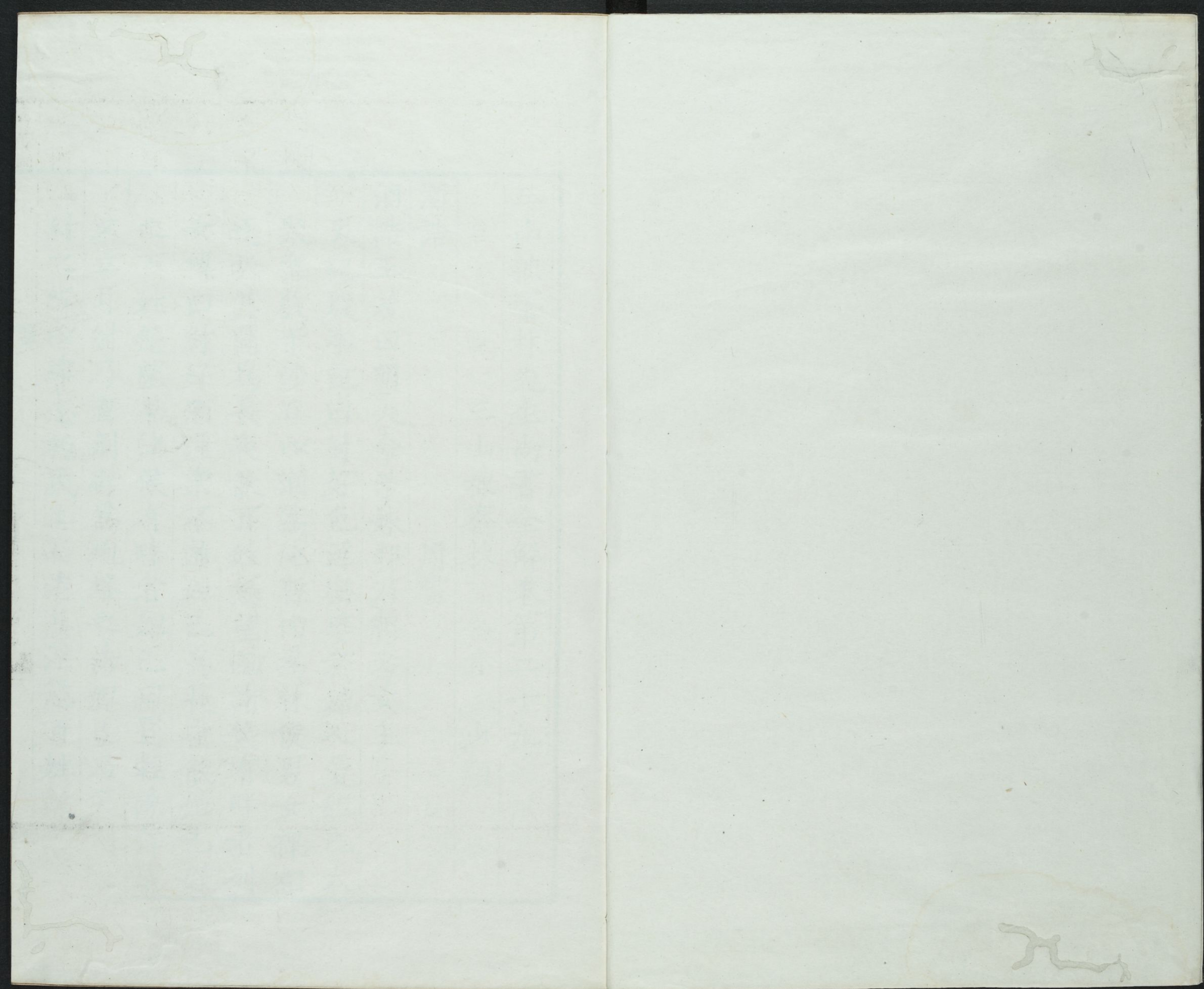


T110/2452 B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8 1939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十九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酒誥

周書

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

史記殷本記曰紂好色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大

聚樂戲于沙丘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裸相

逐於其間為長夜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列

女傳曰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為長夜飲妲己好

之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妲己曰罰輕誅薄威

不立耳紂乃重刑辟為炮烙之法妲己乃笑則知

紂之所以肆志於民上而恣其淫慾百姓離散而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藏

水氏的書解卷二十九

通志堂

無復有愛上之誠諸侯攜貳而無復有尊王之義者惟其為長夜之飲故也則商之禍豈不自於酒乎五子之歌引皇祖之訓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晏子之告齊景公有曰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紂為長夜之飲可謂酣酒矣可謂樂酒無厭矣安得而不亡哉紂既沈湎于酒則其臣其民皆翕然而化之習以成俗武王之誓師曰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是也案傳記所載紂醉而忘其日辰甲子問左右皆不知問於箕

子箕子曰為天下主而一國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吾獨知之吾其危矣亦辭以醉而不知以是觀之則紂之時君臣上下無非沈湎之人也紂既以是覆宗絕祀矣而其餘習猶存成王既以殷之餘民封康叔于衛則將使敷仁義之教以革貪頑之俗殷之俗其所以不美者以酒為之禍故耳將遏其禍源以反正此酒誥之所以作也蓋此三篇之作雖主於誥康叔而其誥之也正當夫新作大邑而四方和會之時蓋欲斯民傾耳而聽作其善心以改過遷善也然此三篇雖皆所以誥康叔而史官之命名則惟取此字以為簡冊之

別耳不可以一例拘也上篇旣以康叔加康字於誥字之上以志其篇使此篇亦以康叔之故而以康叔名之則何以爲簡冊之別哉惟此篇之所言者殷民嗜酒之俗不可以不革故以酒誥名其篇也或取其所告之人或取其所述之事皆其一時史官之旨而已矣非有他義也妹邦者漢孔氏曰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某案鄘國風桑中詩曰沫之鄉矣沫之北矣沫之東矣此所謂妹即詩之所謂沫也唐孔氏曰妹爲紂都故名妹邦後三分殷畿則紂都屬鄘紂都朝歌即妹也則妹與朝歌一也成王旣以遺民封康叔則康叔之所都者

正紂之故都沫邦也沫邦之人莫不染紂之化沈湎于酒故周公之誥康叔則使之明施教命於此沫之國而戒之也穆考者文王於廟次爲穆也古者宗廟之制自太祖而下一昭一穆父爲昭子爲穆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周以后稷爲太祖自不窋始爲昭傳而至於文王則當爲穆也左傳曰大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邶霍魯衛毛聃郤雍曹滕畢原酆郇文王之昭也蓋虢仲虢叔文王之弟也王季爲昭故虢仲虢叔與文王同爲穆也文王旣爲穆矣故十六國與武王同爲昭也是知穆考者蓋推其世次而稱之

也王氏謂誥茲誥教以敬事故曰穆考夫以穆為敬則與康誥之稱丕顯考同而詩又有穆穆文王之語其說亦通然不若先儒以為昭穆之穆為不費辭也至於王氏又曰言文王克明顯民曰丕顯考言文王誥茲誥教臣民以酒則曰穆考此則鑿矣

肇國在西土厥誥茲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彛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

祖考之彛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費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言文王始有國在於西土也周自后稷始封于邠公劉遷于邠大王遷于岐則其國於西土也舊矣而以為肇國在西土者漢孔氏曰西土岐周之政其意謂文王治岐後遷于豐故以肇國為岐周之

政而薛氏之言尤為明白曰文王自大王王季有西土之國則其誥於臣民如此也庶邦者諸侯也庶士者眾士也少正者官之副貳也正為官之長少正則副之矣周官曰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此言庶士周官之所謂殷也此言少正周官之所謂貳也御事者凡治事之臣也言文王之始有國則誥戒諸侯眾士以至於官之副貳及凡治事之臣朝夕之間每諄諄而戒勅之曰唯祭祀則可飲此酒也誥於者誥之而使戒慎不忘也文王諸侯耳庶士而下皆其在朝之臣也誥之可也而亦及於庶邦者唐孔氏謂文王為西伯又

三分有二諸侯故得告戒庶國也此說是也文王所以朝夕之間諄諄告戒非祭祀則不可飲酒者蓋以天之降命於我始使為酒者惟以大祀故也非大祀而用之則非天之所以降命之本意矣唐孔氏曰世本云儀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康造酒則人自意所為言天下教命者以天非人不因人為者亦天之所使故凡造立必本之天此說是也蓋天以是而命人人則斟酌而裁成之故先王設為酒正之官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以辨其五齊三酒之名於祭祀共之以實八尊凡以奉天之命而已當夫仲冬之月百穀順成則命夫大

首秣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酉監之毋有差貸其所以順時令以致其謹者夫豈為口腹之故哉良以交神明於幽冥之中故內盡其志外盡其物無所不致其謹也惟其天之降命也始使人造為酒醴以奉祭祀苟能專心致意於報本反始而不以奉其口腹之欲則神之聽之錫汝以百福矣苟為淫酒荒亂移夫所以事鬼神者以為一己之奉則天降威以罰之也為民而至於大亂以喪其德放僻邪侈無所不為者無非以酒為行也為諸侯而有邦無小無大皆底於滅亡以覆宗絕祀者無非

以酒為罪也以酒為行者言其嗜酒而以是為所行之行也為民而至於喪德為君而至於喪邦未有不由於酒者則自庶邦以至御事其可不慎哉酒者人之所為也而以為天之降命民以酒為行而喪德君以酒為辜而喪邦皆其自作之孽也而以為天之降威者蓋古人之於其事之成敗未有不歸於天蓋以為非人力之所能致者其曰天降命亦猶曰天敘有典天秩有禮也其曰天降威者亦猶曰天降喪亂天降滔德也蓋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天雖高高而在上而人之起居動作未有不與之俱者則人之所為孰非

大之所為哉惟酒之禍至於如此其極故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也小子民之子孫也有正者有官長以治之有事者各有其事也陳少南曰有官則不敢飲有事則不敢飲如此則常乎酒者無有也此說是也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蓋使斯民終日無所用其心則非僻之心入矣故博奕雖為藝之賤亦愈於無所用心也是以欲使之不耽乎酒非使人各有其事則不可然民不能皆趨事而服勤也又在乎有正以督之此文王告教其民之道也有事者即下文所謂藝黍稷遠服賈是也夫

無常酒者非不飲也蓋不可非所當飲而飲之故於庶國之飲者惟因祀賜胙而已因祀賜胙而飲之則其所飲者不以為常矣雖其所當飲苟飲之而醉則與夫不當飲而飲者其為酣之惡一也故惟以德將之則豈至於醉而亂哉詩曰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忸忸夫未醉之初與夫既醉之後其威儀之在身若二人之所為則豈可不以德將之哉故惟在於使民迪遵其小子父詔其子兄詔其弟惟天地所生之物無不愛焉則其心善矣漢文帝之詔曰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為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無

乃爲酒醪以糜穀者多與夫糜費五穀以供淫湏之欲則於土物不愛矣大亂喪德職此之由心何自而臧乎若有愛物之心則不爲物所誘以失其天性此心之所由臧也惟民當以是而迪其子孫使不以酒之故自暴自棄其身以及其親爲小子者當以祖考之心爲心聰聽其彝訓曉喻而佩服之則於小德大德率皆惟亦一矣夫其未醉之時其威儀如此旣醉之時其威儀如彼則其德二三矣故無彝酒者德之無所不一也越小大德者言其德無不一也自此以上旣言文王之宅西土外而庶邦內而小子皆諄諄然而告教之惟恐其流

而爲淫湏之行也自此以下則使康叔遵文王之舊以率其臣民也言汝妹土之民當竭其股肱之力相承不絕以爲此純一之德播種黍稷奔走服勞以事其父兄及其田畝旣畢則以農隙之時始牽車牛遠行服賈以其贏餘孝養其父母其居閭里則竭力耕耘其在道路則盡心於貿易乃以爲其親而已故其父母莫不慶善則自洗潔以厚致用酒也周官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六曰商賈阜通貨財今此旣藝黍稷而又遠服賈則其民無遺力矣夫天之命民以爲酒者蓋使其奉祭祀而致其孝而已今致用酒以養父母是亦孝

也觀七月之詩既言其終歲勤動而有于耜舉趾之勤則爲之言其間暇逸樂以盡其孝敬者而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蓋古人所以敦厚風俗而作其和順之心者正在於此則以是而飲酒豈爲過哉庶士有正者言其有正而統之也庶伯君子者伯長也君子謂長之賢者既言妹土之民當盡其爲民之事然後可以飲則爾庶士有正庶伯君子亦當盡其爲臣之事則以之飲酒可以無愧矣爾當常聽朕教隱之於心而不忘大能進德以至耆老之年則惟君使爾得以飲食醉飽也蓋先王養老之禮執爵而酬執醬而饋凡以致其醉飽耳爾

之進德豈惟一身之醉飽而已哉卿大夫以守其宗廟爲孝士以守其祭祀爲孝故大惟曰汝能永自觀省造次顛沛未嘗暫忘作而稽於中德未嘗過差則爾庶幾能饋祀於祖考爾乃自助而用逸也如此則信爲王治事之臣天亦順汝之大德而眷祐之永不忘在王家矣夫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以酒爲之禍故天降威則克永觀省作稽中德者天安得而不若之乎蓋天之難謀而禍福吉凶之報如影響然未嘗有毫釐之差也何以知天之若之也不忘於王家是若之也庶士有正庶伯君子皆康叔之臣也而已爲王正事之臣又以王家

爲言者亦猶北門之詩言王事適我鵠羽之詩言王事靡盬也此篇之所言者旣以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酒爲之禍惟欲其愛土物以一其德此文王之所以告戒其臣民者旣而又使妹土之民自洗腆致用酒其臣飲食醉飽者豈惟禁之而又開之邪蓋飲酒者人情所不能免也先王豈惡之哉所惡於飲酒者爲其無德以將之也使其有德以將之耕耨服賈以致其孝養自永觀省以稽中德則其飲酒也夫何不可哉此固先王之所宜樂也人亦有言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卒乎亂苟縱飲而莫之禁則人孰不曰吾有德以將之邪此酒誥之

所以丁寧切至懼其至於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以陷於紂之餘習也亦猶好貨不可爲也如其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則何嫌於好貨好色不可爲也如其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則何嫌於好色蓋拂人情之所不欲而強之則難爲力順人情之所欲爲而導之則易爲功衛之遺民習於淫泆之化故以飲食醉飽自洗腆致用酒而誥之蓋謂汝苟能以德而將之矣我豈強禁之哉此成王周公之所以爲善教也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

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
 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
 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
 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
 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
 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
 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
 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
 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
 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先王之所以享天休命縣縣延延以為社稷無疆
 之慶者豈惟修之於身動容周旋莫不中禮而無
 有沈湎淫泆之過哉蓋其訓誥之所啓迪教化之
 所漸被若內若外若小若大無不翕然而從之此
 治道之所以大成而天命之所以永享也我文王
 之在西土其於邦君庶士少正御事之臣則以祀
 茲酒而誥蒞之其於小子則以無彝酒而告教之
 凡以輔之而納之於善也蓋民受衷於天以生莫
 不有自之性其所以陷溺其良心者惟其因物有
 遷而已故必有以輔之而後知自返也此所棐徂
 之棐輔也正猶孟子所謂輔之翼之也徂往也往

日之邦君及治事之臣以至民之子孫皆謂文王之世也自成王之時而視文王則為往日矣文王以道輔翼往日之邦君御事小子皆庶幾能聽用其教惟祭祀之禮方用之而燕飲不厚於酒風俗淳一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此天所以眷顧有周俾代殷而受命奄有天下以至於今日也夫文克受殷之命其事可謂大矣而推本其由則自善教美化有以輔翼眾國及其臣民不腆于酒成王之意蓋謂汝康叔既已分茅錫土以君殷之餘民將欲祈天永命社稷血食子子孫孫繼繼承承與我周家相為終始者亦惟在此而已汝苟能優游漸磨

使以訓迪其臣民深耕遠賈而後有洗腆用酒之慶作稽中德而後有飲食醉飽之效平居無事未嘗留意於酣樂之娛則不惟可以不變舊俗擴然一新也汝遂可以克享天心不為天命之所斷棄可以永為周之藩臣也古之教者禁於未發謂之豫方其未成人而教固已行矣發而後禁則將扞格而難勝雖以刑驅之而猶不從也成湯制官刑儆于有位曰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穆王訓夏贖刑有曰伯父伯兄仲叔季弟之所宜知而亦以告於幼子童孫三代風俗所以純一

忠厚者惟其輔翼而教養之者有此具也文王之
 教其民有正有事使之無彝酒自其為小子之時
 故雖小子而尚克用教矣此所以入之深而無不
 信也既言文王之所以教其民者汝康叔當率而
 行之矣然自周以前其近者莫如殷賢聖之君六
 七作當時君臣之間胥訓告胥教誨以交修其職
 君以是道而率其臣臣以是道而輔其君兢兢業
 業惟恐有一日之怠以為其德之累其肯有酣酒
 為哉惟其後嗣弗率先王之教故家遺俗流風善
 政無有存焉而文王又能誥教其民以作其善心
 此所以致大邦殷之命而周代之也使其能率乃

祖之攸行不敢少廢則周安得而有之哉故成王
 之於康叔謂汝乃文王之子今之所當法不在文
 王乎居紂之故都今之所當監不在紂乎紂之所
 以亡者惟不能因先王之道而已是以先言殷先
 哲王之君臣各盡其道而後言紂淫泆也上篇之
 誥既使之祗適乃文考而又使之往敷求殷先哲
 王用保乂民此言殷先哲王於文王之下亦是意
 也迪道也殷先哲王之道在於畏天顯小民而已
 天有顯道吉凶善惡各以其類應不可不畏也小
 民難保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亦不可不畏也畏天
 顯則必為上天之所眷顧畏小民則必為天下之

所歸向蓋既有以畏之矣則其戰戰兢兢之心若將墮于深淵此殷先哲王之所以治天下之道也伊尹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天之佑之民之歸之蓋畏之之効如此惟其不以天道為遠而可欺不以小民為愚而可忽而皆致其畏懼之心此所以經德秉哲也經德者誠之之謂也經德則其臣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秉哲者明之謂也秉哲則其民也如日月之無不照臨凡此皆畏天顯小民之所致也惟所持者智故能上明於天之道下察於民之情而罔或不畏也故以殷先哲王言之夫經德秉哲

以畏天顯小民茲固殷先哲王之道然商家之有天下自成湯受命至於帝乙其所以成王業以繼承而不絕者蓋尤在於畏敬其相也君畏敬其相則臣亦將畏其君故凡治事之臣其所以輔君者皆盡其恭而不敢自為暇逸況敢聚飲乎夫人之所以聚飲者惟其暇逸而無所用心故耳今也於暇逸尚有所不敢則其不敢燕飲可知矣此方言殷先哲王體貌其臣以率之使之趨事赴功而無彝酒之失故以其畏相為王業之成也古者人君之待其輔相也相見於天子天子為之離度起立

此其厚可以爲畏相乎未也如明皇之待姚崇每見便殿必爲之興去輒臨軒以送是亦待之之厚也然未若太宗之於魏徵也徵上冢還奏曰向聞陛下有關南之行旣辨而止何也太宗曰畏卿遂停耳徵嘗上疏言得失帝曰朕今聞過矣有違此言當何施顏面與公相見哉惟其有尊德樂道之心而不敢妄動過舉以負其臣然後爲畏相也惟君之畏相旣不在於體貌則臣之以恭而輔君亦豈在於擎拳曲跽而後爲恭哉王博士曰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厥棐有恭則知責難矣此說是也景子嘗以孟子不肯造朝爲未見所以敬王孟子

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觀孟子之所以敬王則知御事之恭固在此而不在彼然若我而不先之彼焉得而後之若我而不有之彼焉得而鬻之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君不畏相而欲臣之恭者未之能惟御事之臣思夫責難以致其恭則將朝夕自飭而不恤其私而況於崇飲乎如羲和之酒淫鄭伯有之嗜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其崇飲如此則豈有意於責難哉是知輔君以恭者必無暇

於崇飲也御事謂凡治事之臣也王氏以為相唐
 孔氏以為公卿其意蓋以上言畏相而下言御事
 厥棐有恭此君臣報施之義故以為相與公卿也
 書之稱御事多矣牧誓之言御事則在有邦冢君
 之下司徒之上大誥之言御事則在庶士之下顧
 命之言御事則在百尹之下以是知御事者蓋總
 言也非指定其人而稱之也帝乙紂之父也經傳
 所謂帝乙殊有可疑者左傳曰宋祖帝乙鄭祖厲
 王猶上祖也以帝乙比厲王且以證僖公之不當
 攝則帝乙者蓋商之僻王也至易泰卦六五則云
 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夫泰之六五非常之吉也而

以帝乙當之此豈以成王畏相言之而多方多士
 之第又皆以謂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至於
 與成湯並稱豈曰僻王也哉上之則與成湯並為
 明主下之則與幽厲俱為不肖必以書易之言為
 信而傳記所載帝乙之德未有明文史記又以謂
 帝乙立殷益衰此其最難折衷者也言自成湯至
 于帝乙則是湯之傳世三十有一無不盡其畏相
 之誠以成王業惟帝乙即世而紂嗣位則不能率
 乃祖考之成憲遂底滅亡而蘇氏乃特以成湯太
 甲大戊祖乙盤庚武丁帝乙七王為言亦非也上
 言御事厥棐有恭既總言其在朝治事之臣所以

木氏尚書解卷二十一

七

通志堂

責難於君者以報其上矣故此又歷陳而縷述之以見其無不致恭以輔其君也外服指侯甸男衛也侯甸男衛分土列爵於王畿之外爲外服則夫設官分職於王朝之內者爲內服也康誥曰侯甸男邦采衛唐孔氏曰言邦見其國君焉伯王氏以爲長是也蓋與庶伯君子之伯同言此外服之君及其臣也百僚總言內服之臣也庶尹而下則又分而別之矣庶尹庶官之長也與顧命伯同惟亞官之副貳也宗工尊官也惟服者言內之百僚自庶尹而下皆服事其大臣者也百官族姓之居於里者則禮所謂致仕而春秋傳所謂老也言遠而

在外之諸侯近而在內之百僚與夫退居之臣無有一人敢沈湎于酒以隳其職業不惟不敢而已彼其夙夜匪懈如恐不及亦有所不暇也其不敢不暇者惟在於致其贊襄之力以助成王德使明於正人敬法之道也欲正人者不可以不敬法上不守法則其如正人何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即所謂厥棐有恭也而原其所以致此則以畏相之故也畏相則敬法矣敬法而後可以正人此其臣之所以恭也臣之恭固君之畏相有以率之然其所以能畏相以率其臣者則以正人敬法之道亦自於臣有以助德也而亦不敢湎于酒者蓋

飲食醉飽則可而酒于酒則不可也況其既已里居則君所賴於乞言以成其福祿以助成王德正在於此使其有淫湎之行則其言豈可以啓沃於上哉不敢者有畏心也非無是心也但畏而不敢縱耳至於不暇則豈有是心哉雖誘之使爲亦弗爲之耳觀此則可以見商家之臣內外大小無非忠良造次顛沛無非法度相與勉勵以報國愛君之誠而惟恐其片瑕微累有愧於其上夫豈無自而然哉紂之立也曾不思夫乃考所以創業垂統以遺之者在於畏相而乃肆爲荒湎以唱其臣則臣安得不靡然而從之哉故成王又以所聞紂之

不善而告之也在今後嗣王謂紂嗣帝乙之後也紂自爲酣飲以自適其情故萬幾之務不得其條理此其命令所以罔顯于民言不能明明德於天下也此蓋作怨之道而紂但安於怨無所改易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蓄樂其所以亡者保其怨之謂也惟安於怨而罔有悛心故大爲縱恣以淫佚于非彝以是燕樂之故而喪其威儀夫君子之威儀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喪其威儀則民無則焉安得不盡然而痛其將亡哉酒池肉林使男女裸相逐於其間其非彝如此則威儀安在哉民盡然而痛其將亡則胥

怨之矣而紂方安於怨自以為有命在天故其淫
湎于酒以為是淫泆之行不思所以止息之也厥
心疾很不克畏死者言紂之為酒所使也世固有
平居無事規行矩步不敢少失一旦至於好勇鬪
狠放僻邪侈靡所不為亡其身以及其親而不自
知者無他酒使然也況以紂暴虐之質則其荒湎
于酒色其心安得不忿疾狠戾雖死不畏也不克
畏死則何恤於下民之怨謗乎故惟為天下逋逃
主萃聚其罪人於都邑之下以同惡相濟此逋逃
之人方且狎昵於紂竊其爵位以快一時之欲殷
國之滅其誰憂之哉罹憂也詩曰逢此百罹是也

紂保於怨而其罪人不以其滅亡為憂君臣之苟
安一至於此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
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
逸者言紂之祭祀無有德之馨香可以登聞于天
惟民怨其與羣臣荒湎于酒其腥德達于天聽然
焉故天降喪亂于殷家而無有愛惜不忍之意惟
其以逸故也胡博士曰馨香人所樂好腥臊人所
厭惡德有吉有凶其發聞亦然傳曰國之將興其
君齊明忠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馨香神享而
民聽國之將亡其君淫泆其政腥臊民神怨恫無
所依懷蓋善惡之實積於此則其發有不可掩者

焉是故古者先王之祀也奉牲以告則知民力之
普存奉盛以告則知民時之不害奉酒醴以告則
知上下之不違以此致祀則其德可謂馨香矣以
此登聞天降之福矣今紂之不務明德以薦馨香
而發聞惟腥此天所以降喪于殷也此說爲善天
非虐惟民自速辜言殷之絕祀非天之虐也皆商
之民自召其罪也蓋紂聚夫不仁之人肆於民上
而民以無辜籲天天矜於民不得不從之豈虐也
哉方牧野之戰紂死於亂兵而其一時逋逃之衆
殺戮殆盡至於血流漂杵民今而後得反之也故
不言殷而言民蓋并與其同惡者言之耳胡博士

曰商之興非天之私也惟天佑于一德商之喪非
天虐之也惟民自速辜此說亦盡讒鼎之銘曰昧
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自湯以來
畏敬其相而其臣以恭應之以此示其後世紂猶
身爲酣飲以唱之而庶羣自酒焉彼孫權之開基
也不思所以垂法於子孫而與羣臣臨釣臺飲酒
必欲醉墮其中乃止其酣身已自如此則孫皓之
沈酣肆虐乃其所也豈非權有以唱之哉成王誥
康叔旣以文王與夫殷先哲王所以苾酒之効丁
寧而戒勅之而又必以紂之酣身之禍繼之者孔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

善者而改之文王與夫殷先哲王固康叔之師也而紂亦康叔之師也以其善而思齊以其不善而自省則孰非吾師乎此成王之意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夫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劾茲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湏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

曰封汝典聽朕茲勿辯乃司民湏于酒

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成王既多聞於先世成敗之迹自湯至於帝乙其戒慎恐懼君臣相正不湏于酒以成夫莫大之業者如此紂之淫泆非彝庶羣自酒以自速其辜者如彼我豈惟務諄諄反覆以是而多誥於汝哉蓋將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以其善而思齊惟恐其毫釐之差以其惡而自省惟恐其微疵細過之不盡去不但使汝法其善而監其不善也故繼之曰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蓋古人有此言成王引

之以告康叔也荀子曰水靜則明燭鬚眉則水可
 以為監形也形之妍醜監於水固可以見之至於
 政之醇疵豈水之所能監哉必監於民而後見也
 世之人徒知以水為監所見者顏貌而已何所補
 哉而不知以民為監其有益於己者大矣故古人
 戒之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也與孟子言指不
 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言雖反而立
 意則同今殷既以庶羣自酒之故而墜其命矣亦
 以我不可不大監之以撫安斯民於當時也蓋殷
 先哲王之所以享天下者得其民也得其民者無
 他畏相而已紂之所以失天下者失其民也失其

民者無他酣酒而已既當以民為監則前世嘗以
 是得民者必思有以遵之嘗以是失民者必思有
 以改之我非惟言之而已也畏相以率其羣臣使
 之協心同德以毗予一人亦於殷先哲王之世而
 後已成王既以此自勉矣則為康叔者當如何哉
 故自此以下皆戒康叔以畏敬其臣使之自盡以
 報汝也康誥曰爽惟天其罰殛我此篇曰我其可
 不大監撫于時皆是成王自以其身為之準繩俾
 之觀而善也嘗考此篇所紀載紂之惡監大抵與
 詩之蕩相類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則蕩所謂如
 蜩如蟴如沸如羹是也不惟自息乃逸則所謂既

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是也厥心疾很不克畏死則所謂內異于中國覃及鬼方是也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則所謂曾是彊禦曾也培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愆德女與是力天非虐惟民自速辜則所謂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是也既已記載其惡矣則欲視以為監以警其心故曰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此亦蕩詩於末章言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之意也蓋蕩之詩託言殷商之惡以刺厲王故其言與酒誥相表裏文王之所以誥毖誥教其臣民者亦惟鑒於紂之故

蕩曰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文王既鑒之矣成王當如之何成王既鑒之矣康叔當如之何劓周也毖慎也自殷獻臣至宏父汝皆當畏慎之而其畏慎之不可以不固也慎厥終惟其始是固也殷獻臣謂之賢臣嘗在於商者今則仕於康叔也周公以孟侯呼康叔則是為諸侯之長故其所劓毖者及於侯甸男衛也大史內史皆官名也周官大史掌邦之六典法則內史掌王之八柄之法不知衛之所建者其職果如何也周官大史下大夫二人內史中大夫一人不知衛之所建者其命當如何也曰大史友內史友蘇氏謂當時二賢臣封所友者

是也蓋下總言獻臣百宗工而獨於其上舉此二官以友繫之則當時有此二友之典是官也王氏謂獻臣百宗工則有貴於太史內史者其爲康叔所從可知也非也獻臣百宗工謂賢臣之爲百宗工者上旣言殷獻臣則此獻臣其未嘗仕於商者乃周臣也宗工大臣也以百言之見其多也服休先儒曰服行美道服采曰服事治民然其意以爾事爲汝之身事則知服休服采皆康叔修之於身非其臣也據此文勢在百宗工之下圻父之上不應於其中間間以康叔之身事也不如王氏之說以爲其臣其說曰服休者以德爲事服采者以事

爲事是也然其以爾事爲人君必有所友有所事蓋盛德之士有不可友者此服采爲康叔所事則未必然旣曰盛德之士有不可友則以德爲事者事之可也以事爲事豈亦事之乎此蓋泛言爾之所與共事有此二者也先儒曰圻父司馬農父司徒宏父司空此三者雖無所經見然惟圻父見於詩其詩曰圻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圻父帥爪牙之士以出戰而敗則其爲司馬可知也圻父司馬則農父之爲司徒宏父之爲司空亦可以意見之蓋古者天子六卿諸侯三卿武王牧野之戰其時未有天下故其誓者司徒司馬司

空而已梓材之篇亦舉此三卿惟康叔之有三卿故雖無所經見當從先儒之說司馬掌封圻甲兵故曰圻父司徒掌教稼穡樹藝故曰農父宏父者唐孔氏曰以營造爲廣大國家之父不如王氏曰闢地以居民也先儒以若疇繫於圻父言君所順疇薄違繫於農父言迫迴萬民若保繫於宏父言當順安之唯司徒則陳其所任之職而二者則謂君之順之非其類也蘇氏雖皆以爲所任之職而於若疇曰何寇敵亦牽強不通不如王氏以若疇爲汝之疇匹而於其下先舉其官名而後陳其所任之職也蓋君之與臣若股肱元首一體相須故

三卿皆其疇匹也薄違者當從先儒之訓而用王氏之義言司馬之迫逐違命者也農夫若保言司徒教民稼穡以順安之也王氏曰若國保民亦非也宏父定辟言司空闢地居民而定其法也汝於殷之賢臣及其所統侯甸男衛之諸侯旣固慎之矣況於所友之二史友其賢臣之爲百宗工者其可不畏而慎之乎此固當慎矣況於爾之所與共事服休服采者其可不畏而慎之乎此亦固當慎矣況於爾之疇匹位三卿者其可不畏而慎之乎至於三卿則若小若大若彼若此若內若外無所不慎也殷先哲王以畏相之故其臣皆化其上勉

勵以輔君不敢酒于酒汝之劾也者既已若此則自殷獻臣至於三卿亦皆將宿道向方朝夕不懈以承其上況汝又剛制于酒乎蓋劾也者以率之彼固必不敢為淫酒之行苟又剛制于酒則其心益將有所畏而不敢犯也既有以率之而又有以制之然其越禮踰禁荒淫無度者不可不治也故其或有人告汝康叔曰今有羣聚而飲汝當度設方略勿令逃佚盡執拘以歸于周而殺之蓋我西土邦君御事小子克用文王教不酒于酒則周之羣臣已率教者也已率教而至於崇飲宜刑戮之所加故殺之也至於殷紂所迪之諸臣其百工有酒

于酒蓋其化紂之惡未能以遽革故勿用法以殺之姑亦教之而已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文王之於庶士御事朝夕之間諄諄而誥也者非不至也今乃有不率教而羣飲則其殺之也安得謂虐之暴之哉殷之諸臣習紂之惡庶羣自酒苟不有以教之則其酒于酒者乃其所也一旦遽用法以殺之非暴虐而何故必教之而後可也古者誥告通用湯誥大誥皆是會同諸侯而勅戒之也然人臣獻言以啓迪其上者亦謂之誥仲虺作誥是也人臣與其儕類共談者亦謂之誥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是也故此以羣飲之不

可不懲而言於上者亦曰誥焉羣飲而誅蓋若義和酒淫之類夫其無故而衆飲則其姦宄之謀將由是而生故誅之也胤侯之征羲和而誓師之言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則羲和之酒淫蓋與其黨類同焉不獨自爲之也是之謂羣飲也下文又惟殷之迪諸臣則羣飲而誅者其爲周人可知也有斯明享即康誥所謂享明乃服命也言汝康叔既有此明以享矣則其教非不至也而乃不用我之教辭惟我一人之言曾不之恤不自蠲潔其事而有淫酒之過則是教之而不率者終不可以入於善故亦同於羣飲之人而殺之也夫寇攘姦宄則

罔不懲不孝不友則閔之而敬典裕民羣飲則誅之而殷之迪諸臣也以酒于酒則姑亦教之此皆先王忠厚之化不尚刑罰以斬齊天下也然至於有斯明享而乃猶不用教辭則亦同于殺則夫既敬典以裕之矣而猶泯亂於民彝者亦所不赦也先儒并王氏以爲康叔不用教辭則同於見殺蘇氏又以爲若我不知恤此則陷民於死同於我殺之皆非也汝典聽朕苾言我之所以教汝慎於酒者汝當常聽之也成王之誥康叔既告以文王朝夕教戒其臣民漸漬厭飫不酒于酒以享天之休命告以殷先哲王戒慎恐懼君臣相畏不酒于酒

以成王天下之業又告以殷紂淫泆非彝庶羣自
 酒自速其辜其善可法其惡可鑒故欲其劫此羣
 臣以率之剛制于酒以禁之羣飲則誅之不用教
 辭亦殺之無非使之慎于酒者也司民即上文自
 殷獻臣至於宏父是也王氏曰汝司民有酒于酒
 則以政治之勿為之辯釋以為無罪也蘇氏曰當
 建一司以察淫酒若以泛責羣吏而不辯其司
 禁必不行矣其說迂回不如先儒曰勿使汝主民
 之吏酒于酒其辭不費但不知辯之訓使何出耳
 太康以酒亡紂以酒亡幽王厲王皆以酒亡三代
 之禍皆由此而致則酒之為禍慘矣故禹惡旨酒

孔子於不為酒困謙而不敢居況不為禹孔子者
 乎成王告康叔反覆數百言而終以莫辯乃司民
 酒于酒蓋使司民而酒于酒則民之休戚必不帶
 芥於曾次斯民不得安居而樂業則何以保有國
 家也哉而晉之士大夫乃以酣飲為清高如阮籍
 劉伶胡毋輔之畢卓之徒其淫縱荒酒無所不至
 想夫紂之庶羣自酒亦不是過也周公成王以是
 為戒而晉人以為清高紂以是亡而晉安能以久
 存哉詩曰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
 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晉之士大夫至於散髮盜
 樽其不敬爾儀如此欲天命之不替可乎哉以是

知阮籍之徒其與八王五胡皆晉之所由以亡也

梓材

周書

梓材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
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
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
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
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
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
王若茲監罔攸辟

此篇蓋管蔡武庚既誅而其餘黨惡同亂之人猶
有存者成王欲使康叔匿瑕含垢一切不問以德

懷之無所用刑也其篇名以梓材者漢孔氏曰告
康叔以爲政之道亦如梓人之治材此非也此篇
引喻以告康叔者有三稽田也作室家也作梓材
也苟其名篇之義有取於此不應舍其二而取其
一也史記衛世家曰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
之梓材以命之雖其以梓材取譬之意不與孔氏
同而謂名篇之義有取於梓材其失一也唐孔氏
因漢孔氏之言而曰雖三者同喻田在於外室總
於家猶非指事之器故取梓材以爲功也此蓋爲
先儒解紛耳審如此言則書之名篇不應其破碎
穿鑿至於此甚也予嘗因梓材之名篇然後知書

之篇名徒以志簡編之別非有他義也使有其義則何以三者同喻舍其二而獨取其一哉酒誥之所陳者首尾數百言無非以酒爲戒也而以酒誥名篇梓材之所陳者其大指在於匿瑕含垢以安反側若作特其篇中之一義耳而以梓材名篇此皆出於史官偶然一時之意而已矣奚必欲以義而求之哉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者謂殷人也以厥臣達王謂周人也左傳曰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康叔之封雖以殷餘民而使司牧之然其朝廷之上列爵仕官以爲衛之臣者豈皆殷人哉蓋有周人焉有

殷人焉考之酒誥既命康叔於殷之獻臣不可不劾茲之也又繼之以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此則周臣之未嘗仕於商者亦不可不劾茲之焉故其剛制于酒也周人不率教而羣飲者則殺之諸臣染紂之化而湏于酒者姑教之而不殺也則康叔之臣其兼用殷周也明矣大家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故魯三桓謂之三家其曰大家猶孟子之所謂巨室也既言大家矣則其上之言暨厥臣者自大家之外皆是也無所不通謂之達自古天下之患常起於上下之情不通上之情莫不願通於下下之情莫不願通於上然而上下之情

常蔽塞而不通者無以達之也故成王之誥康叔
汝能以殷之庶民暨其臣之情而達之於大家而
又能以周之臣之情而達之於上如此則自天子
至於庶民其好惡喜怒莫不曉然而可知上下交
通而無間此則邦君之任也故曰惟邦君康叔之
臣雖兼用殷周而其民皆殷之餘也故於殷人則
曰以厥庶民暨厥臣而於周人則曰以厥臣故
也漢孔氏以爲用言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
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於國信用
其臣以通王教於民王氏曰以其臣達王事於大
家以其臣民達大家之事於國人夫以其爲用賢

良固非經之本意而謂達大家之政於國達王教
於民或謂達王事於大家達大家之事於國人皆
贅說也惟邦君之職在於通上下之情故繼之曰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若恒者所以通上下之情
也王氏以若恒爲若有恒性經但曰若恒不可援
湯誥之言以爲說也汝苟能順常不爲變亂以駭
國人之視聽則爲之臣者於是曰我有師之可師
也蓋臣之寬猛未有不視其君漢文以寬厚爲之
師故其流風篤厚刑罰大省武帝以嚴察爲之師
故其禁網寢密姦宄不勝君之所爲其臣未有不
效之也汝康叔苟能順常矣則孰不以爲師哉汝

若欲汝之三卿及庶官之正與其眾士曰我未嘗
 厲殺人則亦在君先有以敬勞斯民也其君先有
 以敬勞斯民則其臣不厲殺人矣敬勞者所以若
 恒也罔厲殺人則師之矣論語曰君子信而後勞
 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孟子曰滕有倉廩府庫
 則是厲民以自養也以論語之所謂厲己孟子之
 所謂厲民觀之則厲殺人者不以其罪而殺之也
 故謂之厲敬勞者唐孔氏曰即論語所謂先之勞
 之是也惟為君必先有以敬勞之而後其臣罔厲
 殺人故汝今往之國不可不盡其敬勞之道此言
 司馬即上篇之圻父也司徒即上篇之農父也司

空即上篇之宏父也彼先圻父而後農父此先司
 徒而後司馬王氏曰先言圻父者制殷民羣飲以
 政為急故也此言敬勞與罔厲殺人故先司徒與
 酒誥異此蓋鑿說也諸侯之三卿司徒為上司馬
 次之司空又次之觀周官之篇天子六卿其先後
 之次如此則諸侯之卿亦然今酒誥乃序圻父於
 農父之上故王氏為之說竊謂酒誥之言正猶武
 成曰邦甸侯衛也周之九服甸服在侯服之外康
 誥曰侯甸男邦采衛是也而武成乃先甸而後侯
 此豈亦可以為之說乎況夫酒誥之言不專以政
 為急也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若今律文藏匿強

盜過致資給者也言有往日之姦宄而殺人者逋
亡逃匿其所過歷之家皆當宥之也肆亦見厥君
事戕敗人宥若律所謂知情證逮者也言其因君
事而毀傷人者亦皆宥之也蓋當武庚之誅其一
時黨姦同惡之人莫不有反側不自安之心刻覈
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矣今姦宄殺人歷人與
夫見厥君事戕敗人者其罪可以引而納之於刑
亦可推之而致於無罪是所謂疑獄者也故寧宥
之而不殺使反側者聞之必將以我爲不窮治其
黨與則其心安矣昔漢之羣臣恐見疑過失及誅
故相聚而耦語張良教高祖取平生所憎羣臣所

共知者封之則人人自堅故雍齒封侯而羣臣喜
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歷人與夫見戕賊人者
皆在所宥是亦封雍齒之意也所謂敬勞者孰有
大於此者乎而王氏謂三卿尹旅見姦宄殺人歷
人不肯以法治之反宥而縱之者亦見其君於以
戕敗人爲事者宥而不治者也其意蓋謂此等麗
于刑之人皆當勿宥之康誥之言曰乃其速由文
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夏戒康叔以爲不可殺
而王氏則以爲當殺此則戒康叔以爲可宥而王
氏則以爲當勿宥王氏之心術大抵如此季康子
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

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夫殺無道以就有道夫子尚以為不可況於不孝不友之可閔者與夫姦宄殺人歷人見厥君事戕敗人之可疑者可以殺之而不宥乎其徇私意以叛經旨一至於此不可不察也周官太宰曰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注曰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啓監厥亂為民然則監者蓋指諸侯而言非三監之監也啓監云者正猶曰立其監也言王者建立諸侯使之各監一國其治主於為民而傳已說也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立后王卿公承以大夫師

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則啓監者非為民而何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此則啓監而教之之辭也漢孔氏曰此為教民不如王氏之言曰王啓邦君其教之如此謂監之於民當視之如子矜憐撫恤無所不用其至不可以相為戕害暴虐也胥者謂君臣上下並為戕虐之政也民之鰥寡當用以敬之而不慢民之婦女當用以屬之而不忘至於敬其鰥寡屬其婦女則無有大小無有內外皆得其所矣是汝能和合之而用以寬容之道也用以寬容則如山藪之藏疾川澤之納汙不為察察之政以駭斯民矣王之所以使

四百廿六
邦君及治事之臣則效於我其命之者何以哉不
過使之引養引恬而已漢孔氏曰能長養安恬則
以引訓長也王氏曰引養者引民而養之引恬者
引民而恬之皆未若蘇氏之言尤爲切當其言曰
亂生於激事不小忍而求速決則釁故橫生靡所
不至少引延之人靜而亂自衰使相容養以至於
安是謂引養引恬當武庚之唱亂以謀復商家殷
之遺民必有蓄不軌之志與之相挺而爲亂者既
黜殷命而殺武庚矣則夫背逆之黨必思有以處
之惟能蕩滌其瑕穢而與之惟新則孰不喜於更
生而有遷善遠罪之心哉苟以其嘗預於武庚之

亂惟恐其舊態之不改將伺我之便以逞其志必
思所以斬艾而芟夷之而後已則反側之徒孰不
心計曰稱兵以犯順亦死生而待誅亦死等死耳
與其束手以就戮孰若倡亂以僥倖於萬一哉東
漢之末董卓以暴虐之資專擅朝政王允旣與呂
布謀誅之天下晏然其慮深矣卓將校總兵布於
山東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李傕等遣使求救不
許傕等懼不知所爲賈詡說曰聞長安中議欲盡
誅涼州人諸君不怒相率而西爲董公報讎卒之
長安城潰允亦見殺則夫漢室之滅皆在允小不
忍以激其亂也裴度平吳元濟以蔡牙卒侍帳下

或謂反側未安未可去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眾咸泣夫既以叛逆之黨為吾人則孰肯自棄於惡哉此正引養引恬之道也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者言自古先王如此而啓監則無所用刑矣王允不肯赦涼州人其心蓋欲用刑矣而其禍如彼則何以殺為哉王氏曰自古者謂由先王之道自王者謂由今王之政其說為鑿先儒以為用古王之道優於王氏然不如蘇氏以為古我先王但以若為順言古我先王未有不順此監者則非矣若如也若茲猶言如此也先儒以罔攸辟曰無所復罪王氏曰無所致辟其意

謂監能若此則無罪可致之辟矣其說非也先儒王氏於酒誥時同于殺其意亦若是謂康叔苟如上所云則同於見殺也夫先王之時君臣道合相親如父子相愛如兄弟歡忻輯睦而無間豈必以刑罰懼之而後為善哉惟夫軍旅之間誓戒之辭則不得不以責罰而勅厲也如湯誓曰予則拏戮汝牧誓曰不迪有顯戮也況夫康叔以親賢而作藩於東土乃謂周公親以殺戮之言而恐之使之有所畏古人必不然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

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
 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
 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
 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
 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周公之誥康叔既欲其以優游寬大之道慰安殷
 之頑民揉其暴戾之心而作其愧恥之意若匿瑕
 含垢廓然無事以與之共享太平之慶矣然其意
 之所欲陳者非言之所能盡言既不足故託喻以
 見其意焉菑去草也爾雅曰一歲曰菑孫炎曰菑
 始殺草也畎說文曰水小流也周禮匠人為溝洫

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
 蓋其壟曰畎而畎上曰伐也墜說文曰仰塗也顏
 師古注漢書亦曰即今之仰泥也茨蓋覆也穀梁
 傳曰焚雍門之茨范甯註曰茨蓋也茅茨者亦謂
 之茅蓋屋也梓良木可以為器也定之方中所謂
 椅桐梓漆是也惟器用以梓木為良故古者木工
 謂之梓人考工記曰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
 梓人為筍虞為飲器為侯而孟子亦曰梓匠輪輿
 也樸謂器之有質而未成也丹說文曰巴越之赤
 石也雘善丹也塗丹雘者塗以丹雘也言國君之
 為監以治民若農夫之考田而治之既已勤於敷

治之而苗以殺草使狼莠不得以亂其苗矣則今
 惟當陳列修治以為其疆畔畎壟也左氏傳曰行
 無越思如農夫之有畔為其疆畎則百穀順成可
 以享有秋之利而不至於相越也若人之為室家
 既勤立垣墉而內外有限可以禦侵暴矣則今惟
 當塗墍而茨蓋之使上棟下宇而風雨攸除也若
 人之治梓材以為器既勤於斲削其樸以成其質
 則今惟當塗以丹雘而為之藻飾也當三叔之流
 言而挾武庚以間王室周公既已興師動眾伏大
 義以討之取其凶殘以行其天誅既類乎田之敷
 菑室之垣墉梓材之樸斲矣則康叔以殷之餘民

即封於衛惟當建立紀綱修明典章以維持藩飾
 其國家也則豈不類於疆畎塗墍丹雘之功哉蘇
 氏曰田既敷菑室既垣墉器既樸斲則當因舊守
 成而潤色之則不當復有建立塗治也其言得之
 先儒以稽田喻教化以梓材喻禮義而於室家則
 無說夫周公以此三者取喻而乃獨區別其二則
 其言不類矣王氏曰王者之造始墾菑害除荒穢
 疆理天下而作為典則以授之諸侯猶敷菑垣墉
 樸斲之勤也諸侯嗣其功而致飭以終之陳修疆
 畎塗墍茨丹雘之比也王氏之意以稽田喻除荒
 穢室家喻疆理天下梓材喻作為典章區而分之

既非經之本意而又謂王者造始而諸侯終之亦非其義也此蓋但以喻今當用德以治民引養引恬而民自安不當復如前日之用刑以摩切之也雖以三者設喻而其意則一正猶說命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皆是以喻高宗必資傳說之納誨然後可以成其德也而說者亦從而分別之則過矣此三篇之作雖周公當攝政之日稱王命以告之而其實皆周公丁寧之辭故康誥曰朕其弟小子封此篇曰王啓監厥亂為民又曰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又曰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蓋當其誥之也

不可以不正君臣之分故稱王若曰然辭意皆出於周公故以弟呼康叔又指王而言非是曰王者成王之自稱也王氏曰成王自言必稱王者以觀禮考之天子以正遇諸侯則稱王此誥正教康叔以諸侯之事故也其意以王為成王之自稱故為此說然考之於書王自稱有曰予一人有曰台小子有曰予小子未有自稱王者以王為成王之自稱非人情也春秋文公元年書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或曰天王或曰天子故劉原父以為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夫春秋以一字為褒貶則其有天王天子之殊稱而劉原父為之說識

者尚以爲鑿矣況於此篇乃其誥戒之辭而謂以政遇諸侯則其稱必曰王恐無此理先王之制爲諸侯列爵分土以綦布於天下蓋欲其夾輔王室而已故其春朝以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皆所以盡其藩臣之職以尊天子當其時則驅馳於道路惟恐不及凡以夾輔之職所當然也然苟無以懷之而惟恃其威勢嚴刑峻令以恐喝諸侯則莫不解體孰肯來享於王庭以盡其夾輔之義哉觀小雅苑柳之序曰苑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

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惟幽王之暴虐則諸侯皆無欲朝之志以其無以懷之故也故周公之告康叔謂今成王言我文武先王受命以來日夜憂勤惟用明德以懷庶邦爲已夾輔也勤用明德則與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者不可同年而語矣此庶邦所以莫不來享而其來享也則和協輯睦若兄弟之親各以其方而來至於王庭也夾先儒音協近也懷爲夾者言懷遠爲近不如王氏只如字讀以爲夾輔之夾爲簡徑惟王之所以懷庶邦者在於用明德則庶邦之來享以述職於天子者亦將盡用明德也蓋我不有以唱之則

彼惡得而應之天子用德於上以覆冒四海之內諸侯相觀而為善亦用明德於下以司牧其國家則寬大優游之政洋溢天下而忠厚長者之風自此不變矣此我先王之所以受命以有天下也后謂今王也說文曰后繼體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惟后為繼體之君故知此后指今王也惟先王之所以懷服庶邦使之小大相比以永享者其本在於用明德故今王繼體而立用此常道以集庶邦而庶邦亦將大享也蓋今王之集庶邦既用先王之常道則庶邦之來享安得不盡如先王之世哉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者言

皇天盡以中國之民付之于先王而一民莫非其臣盡以中國之疆土付之于先王而尺地莫非其有凡以先王之勤用明德而已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心得其心則可以得其民則可以得天下既以中國之民付之于先王則疆土孰非其有哉皇天之於先王其眷顧之也如此其至今王將欲撫綏中國之民奄有中國之疆土以繼先王之成績而永保皇天之休命惟當用明德以和澤先後迷民而已迷民謂殷之餘民先儒謂和悅先後

天下迷愚之民先後謂教訓王氏曰民迷則悖欲使保乂之當先以和和然後惟王之聽惟王之聽然後可以先後之使不失道蘇氏曰民迷失道故先後之此數說者其論先後之義則同予嘗聞陳瑩中諫議之說謂先迷民者紂之民也後迷民者武庚之民也蓋當紂之亂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而紂又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則其民之迷可謂甚矣紂既滅而其餘民之尚存者當武庚之叛又皆蓄不軌之志與之相挺而爲亂惟其前有紂而後有武庚此所以謂之先後迷民也竊謂此說爲勝於諸家夫以商之先後迷民其惡積罪大自

他人觀之蓋將以爲刑罰之所刺裁法令之所整齊而後可以遏其姦心非教化可得而漸摩也而周公之意則不然故謂今王惟用德以和懌之使之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則孰不遷善遠罪哉惟不忍鄙其民而用德以和懌之則是以先王之心爲心今王以先王之心爲心則皇王之眷顧付畀於今王亦將如其所以眷顧付畀於先王可以慰先王在天之靈矣故曰用懌先王受命言先王受命以傳子孫之意於此而得故懌也此篇蓋欲康叔匿瑕含垢不用刑罰以安反側之情故以成王之言告之謂先王用明德則當時諸侯皆感之

而用明德今王既惟德用矣汝康叔之爵則諸侯也當如何哉故謂之曰已矣汝能若此而為監則其意亦曰欲其子子孫孫世有爵土雖萬年而不絕也汝以用明德之故世享爵土萬年而不絕則可以永為王家之夾輔汝既永為王家之夾輔則王家之子子孫孫亦將永保民以有天下萬年而不絕也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蓋諸侯之孝也夫欲至于萬年者固諸侯之孝然所以長守富貴者必有道也諸侯至于萬

年獨非王之福乎故王可以永保民也蘇氏謂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學者見其書紛然若有殺伐之言因為之說曰康誥所戒大抵先言殺伐予詳考四篇之文反覆丁寧以殺為戒專以不殺為德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後之王者以不殺享國以好殺殃其身及其子孫者多矣天人之際有不可盡必者至於殺不殺之報一一如符契可必也而世主不以為監小人又或附會六經醞釀鑄鑿以勸之殺悲夫殆哉予嘗謂此誠仁人之言也蓋自古小人將借邪說以逞其志者未有不以前世聖君賢相之事迹以為口實也故有蓄異志而伐其君

四百九
者則必以湯武爲口實逞私臆以廢其君者則必
以伊霍爲口實不獨此也言用兵者不言秦始皇
而言高宗之伐鬼方言田獵者不言太康而言宣
王之會東都蓋以始皇太康之事而說其君其君
必不聽也始皇太康後世之所惡聞而羞稱故也
以高宗宣王而說人主人主必將甘心焉此小人
託六經以文姦言之常態也如使此四篇之文以
殺罰爲先則後之欲嚴刑峻罰以持天下者必將
以此藉口則此四篇毋乃始作俑者乎蘇氏之言
其有功於教化者此類也夫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其地西近戎北近狄故其十世孫太王嗣立狄人
 侵之太王不忍殘其民以自存於是去豳踰梁山
 而邑於岐山之下縣之詩曰至于岐下聿來胥宇
 是也文王之立初由居岐及其既已克崇而有之
 於是自岐而遷于豐文王有聲之詩曰作邑于豐
 是也武王之立又自豐而遷于鎬文王有聲詩曰
 宅是鎬京是也邠即漢之右扶風豳縣豳者漢之
 右扶風栒邑縣豳鄉是也岐者漢右扶風美陽縣
 岐山是也即禹貢所謂導岍及岐其邑在岐山之
 下豐者漢右扶風霸縣酆水是也即禹貢所謂東
 會于酆其邑在酆水之西鎬者漢長安西南有昆

明池北鎬陂是也岐在邠之西北無百里豳又在
 岐西北四百餘里是公劉自邠而西徙於豳太王
 自豳而東徙於岐也豐在岐山東南二百餘里鎬
 去豐二十五里皆是自西而東也武王既克殷遷
 九鼎于洛之郊鄘其意已欲宅洛矣史記周本紀
 載武王之言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詹有河
 粵詹維伊母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是宅
 洛者武王之本志也武王雖有宅雒之志然其克
 商也天下未集而遽即世成王以幼冲嗣立而周
 公攝政管蔡武庚肆其不軌之謀以間王室周公
 方興師討叛左枝右梧之不暇宅雒之事未能為

也至其攝政七年周公制禮作樂已致太平將歸政于成王故營洛邑以卒武王之志而後歸政也史記曰武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左傳亦曰成王定鼎于郊廓是其宅雜者以卒武王之志也周禮曰以上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然則武王有宅洛之意而周公成王成之者誠以洛為地中五服

諸侯之朝覲貢賦道里為均故建以為都以居九鼎而會諸侯於此焉篇內有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而車攻之詩美宣王復會諸侯于東都而其詩謂之復古則自宣王之前其會諸侯蓋皆於此而萬乘之君則當在于鎬以宗廟社稷之所在而王業之所本故也不獨此也周之西土迫近邊徼故雖其前世積德累仁而常有夷狄之患太王以來至為之遷都去國以避之自豳而岐又自岐而之豐鎬皆自西而東周公猶以為未也又東營洛邑以逆為後世之備及犬戎之亂平王卒遷而居之雖其孱弱無以紹文武成康之緒而其所以

遷者是亦周公之意也婁敬曰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居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獻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夫人之愛其子孫天下之常情也先王之奄有天下以傳之子孫固宜縣縣延延於萬年而不絕惟其子孫之賢不肖歷祚之短長不可得而必然其創業垂統深根固蒂爲不可拔之勢以遺之者未嘗不盡也乃謂周公之心苟其無德則欲其易以亡必無此理當三監之難雖其元惡渠魁皆已殲夷而其黨姦同惡之人其頑梗未能遽革將使之密邇王室以馴服其心而洛之地距妹邦不遠

則不難於遷居故其宅洛也瀍水之西則建以爲都而居九鼎謂之邲鄆亦謂之東都亦謂之王城瀍水之東則以居殷頑民而遷之謂之成周漢地理志曰河南郡河南縣注云故邲鄆地周成王遷九鼎周公致大平營以爲都是爲王城至平王居之洛陽縣注云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晉合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蓋王城之與成周雖已營之而未之都也幽王有犬戎之禍平王始遷王城至敬王與王子朝爭國子朝之黨多居王城敬王始都成周成周之地自敬王以前未建以爲都至敬王始居之此

晉所以合諸侯而城之也王城成周雖皆洛之地然王城在西周城在東故子朝在王城謂之西王而敬王謂之東王也是則周自太王至敬王其遷都建國皆是自西而東也說者乃謂周公之營洛邑即自鎬還而居之此說太史公已辨之矣其言曰學者皆稱周伐紂以營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遷于雒邑則成王未嘗都雒也明矣周官曰歸于宗周畢命曰王朝步自宗周宗周鎬京也豈得為成王都雒也哉說者又謂幽王之前蓋有自雒而遷於鎬故幽王之敗而平王東

遷此事雖無所經見而周之遷徙皆自西而東蓋其勢然也未有自洛而遷於鎬者也成王當是時在於豐地欲居於洛邑以為東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王與周公繼至召公乃於庶殷丕作之時取幣以錫周公因告王以歷年享國之長短無不自己求之者時周公欲成洛邑而後歸政於王王將總萬機治天下故欲王戒慎恐懼以祈天永命此召誥所以作也清廟之詩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是時周公尚攝則洛宅者周公也而此序乃言成王焉正與康誥序言既伐管叔蔡叔同義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後漢律曆志曰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望者於月之半月當日衝日光照月光圓滿而相向當猶人之相

望也漢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月采篇曰三日曰朏此篇記成王之至豐以二月之乙未召公之至洛以三月之戊申而必先言二月既望三月惟丙午朏者唐孔氏曰治曆者必先正朔望故史官因紀之將言望後之事必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必以朏紀之猶今之人將言日必先言朔是也三月之朏丙午也於丙午之後戊申之日以越三日言之則知二月之乙未言越六日既望之為庚寅可知矣周謂宗周鎬京也

成王以乙未之旦行自鎬京則至于豐以營洛之事告文王之廟示不敢專也鎬去豐二十五里故朝發鎬京則可以至于豐不待淹日也文王都豐故豐有文王廟必至于豐而後使召公相宅則其為告文王廟必矣既告廟矣則使太保先周公而行往洛水之傍而相視其可居之處也越若來者林子和薛博士皆以為召公順周公之謀以來陳少南則以為順王命以行使此諸家以越若來為絕句則以若為順周公與順王命猶可也今既能依先儒以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為絕句則其說不通矣蓋即所謂哉生明月之三日也朏以紀曆

耳而上曰越若來安得以為順周公與王命哉此只當從先儒說以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戊申三月之五日也乙未二月之二十一日其月小盡故三月得甲辰朔五日為戊申太保以戊申之旦至于洛蓋十四日而至也既至洛矣即以其日卜之龜策以謀所居也周官太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盤庚之遷亳大王之遷岐衛文公之遷楚丘未嘗不卜也召公之卜也其至誠之所感召可以通天地神明故其應也如響此其所以得吉卜也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灑水西我又卜灑水東所謂宅卜也惟洛食所謂得吉卜也洪範

四十三
子曰
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營洛
之謀成王君臣既有定議矣於是謀及卜筮也大
王之遷岐聿來胥宇而後爰契我龜文公之遷楚
丘望楚與堂而後卜云其吉皆此類也卜既吉矣
則人謀鬼謀無有差忒此所以經之營之而規度
其朝市宗廟郊社之位於戊申之三日庚戌三月
之七日太保乃以衆殷民治其位于洛水之北於
庚戌之五日甲寅三月之十一日朝市宗廟郊社
之位其規模皆成也禹貢導河東過洛汭而導洛
東北入于河則洛汭爲洛水之北也可知禹貢曰
導洛東北會于澗瀍則澗瀍皆在洛之北而王城

在瀍之西成周在瀍之東雖澗在瀍之西而澗瀍
皆在洛之北故位于洛汭也周公則以位成之明
日三月之十二日其旦至于洛則徧觀新邑所營
之位也方是時周公攝政營洛之事周公主之召
公則與之相爲先後而成之故卜宅攻位者召公
也周公則達觀之而遂以命殷庶也若翼日者亦
與越若來之若同位成而周公適觀之則將命庶
殷諸侯以工役之事於是先告祭於天地社稷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告祭於天地也郊祭
天之名也而用牛二者先儒以爲后稷配故也不
如王博士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蓋祭亦可

以郊言之惟郊於天地故用牛二也丁巳者乙卯
 之三日三月十四日也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
 牛一羊一豕一告祭於社稷也牛一羊一豕一用
 太牢也葉博士日記曰社稷太牢古之祭未有社
 而不及稷者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良耜秋報社
 稷蓋祭社而稷從之其來尚矣此說是也既告祭
 於天地社稷矣周公乃以戊午之七日三月之二
 十一日甲子之旦冊書以命衆殷民及侯甸男服
 之邦伯使興功也古者有大工役必以賦功屬役
 之事著於書規模既定然後役興焉蘇氏引春秋
 傳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

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以
 令役於諸侯屬役賦文書以授師而效諸劉子以
 此為書是也如宣公十一年楚令尹蔣艾獵城沂
 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版榦
 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具餼糧度有司事
 三旬而成不愆于素是亦用書之遺意也邦伯先
 儒謂即州牧也特言邦伯者王氏曰公以書命邦
 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厥既命殷庶庶殷丕
 作者言周公既用書以命庶殷役之以土木之事
 而庶殷之民莫不大作趨事赴功惟恐不及也夫
 成王之民營洛蓋以殷民之頑將遷之以自近也

今日召公率之以攻位而位成周公命之以書而
 不作雖頑民之難化者猶然則其說以使民可知
 夫孰以為厲已哉召公之經營洛邑自戊午距甲
 寅凡七日而後成周公繼至自乙卯達觀于新邑
 營距甲子凡十日而用書命殷庶庶殷大作周召
 之規模其敏如此總而計之自成王之至豐乙未
 之日距甲子凡一月耳萬年之業成於一月之間
 此豈後世可得而及哉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
 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
 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

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
 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
 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
 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
 敬德

周之興也自武王以其聰明齊聖應天順人不忍
 斯民墜於塗炭之中親以干戈伐紂克商而後斯
 民有更生之望雖民心之歸於周者如水之就下
 獸之走壙然武王即位未幾而遽即世成王以幼
 冲嗣立而三叔挾武庚以間王室周之世蓋岌岌
 矣當是時安危存亡之機間不容髮幸而周公攝

政既引兵東征誅伐暴亂以靖四方而又制禮作樂建立法度粉澤王業七年之間政無不舉而事無不與民心之歸於周者日益固而不可解而周之根本蓋有泰山之安矣雖周公歸政而成王總萬幾以臨羣臣可以無慮也然武王欲營洛邑以定九鼎之志未之成也周公不可以不成武王之志而後歸政焉故當攝政之七年大營洛邑以其一為定九鼎會諸侯之地以其一為遷殷頑之地如此則周公之規模計慮以恢我國家者盡於此矣可以歸政也召公之意以謂夾輔成王以措天下於太平者周公之功卜宅於洛以卒武王之志

者亦周公之功故率諸侯致禮於周公而歸功焉然成王將自此發號施令以君臨萬國一號一令其得失善惡實治亂興衰之所繫不可以不慎也故因諸侯之咸在而遂誥王以天命之無常戒懼之不可怠也周公以工役之書命庶殷而庶殷之頑莫不丕作則周公之所以推其誠信以感斯民者至矣洛邑之成蓋不日也故召公於是率侯甸男服之衆國大君出取幣乃復入以錫周公而致禮焉必以幣者所以將見其厚意也孟子曰恭敬者幣之末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故古者賓主交際之禮雖有恭敬之心必有幣以將

之也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者先儒曰召公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曰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蓋以若訓順也召公之所陳者謂成王將總萬幾戒以天命之難謀戒懼之心不可須臾離豈陳所宜順周公之事哉王氏曰陳成王欲宅洛之意順周公用書命庶殷邦伯之事則以此一句分而為二事其說又不如先儒惟蘇氏曰旅讀如庭實旅百之旅諸侯之幣旅王及公者尊周公也此說為勝說者又謂營洛邑者召公相宅而攻位周公則達觀新邑營而用書以命之召公之至洛以三月之五日戊申周公之至洛以三月之十二日乙

卯成王則惟在鎬京也然此篇既言旅王則王亦在洛可知矣惟召公之至洛所以卜宅而攻位周公之至洛所以達觀而用書故記載其至之日成王無事故不載其至之日也說者又謂召公之作誥戒以誥庶殷及御事而已使王在洛而誥之則不宜斥王為沖子又曰有王雖小又曰王乃初服君臣之分不應如是也此又不然周召居師保之官以夾輔成王其於成王不獨君臣之分也蓋有師保之禮焉故可以沖子言之洛誥篇周公以沖子呼成王召誥篇召公以沖子呼成王夫何不可哉召誥洛誥一體也周召蓋亦一體也誥告

庶殷越自乃御事者先儒曰召公所陳戒王云我
 為言誥以告汝庶殷之諸侯下自汝御事欲令君
 臣皆聽之其實指以戒王諸侯皆在託以為言也
 此說是也大國即殷也元子指紂也殷自湯以來
 傳世三十有一奄有四海普天之下莫不臣服豈
 非大國乎紂者帝乙之適子故以元稱之元長也
 微子與紂俱帝乙之子微子之命既以微子為元
 子矣此又以紂為元子者呂氏春秋云紂之母生
 微子尚為妾已而為妻後生紂紂父欲立啓為太
 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
 故紂為後自其長少之序言之故微子為元子自

其適庶之分而言之故以紂為元子各有所當也
 此言天命之無常苟無其德雖紂之元子而有此
 大國元子則其分為正大國則其勢為強皇天上
 帝亦改其命而命有德者以代之也天既以紂之
 無德而改其命當是時也惟周世世修德可以上
 當天意而膺其景命此武王所以自諸侯而為天
 子成王繼武王而受命作君也王之受命蓋欲其
 子子孫孫緜緜延延席龜鼎之業雖千萬世而不
 絕則其休可謂無疆矣然其休無疆則其憂亦無
 疆也蓋有一日之休則亦有一日之恤有一歲之
 休則亦有一歲之恤有無疆之休則亦有無疆之

恤無逸曰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
 若時人不則有愆一日之耽樂宜若無害也而天
 下後世之禍或萌于此故有無疆之恤乃能保其
 無疆之休也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正猶所謂一
 則以喜一則以懼也唐太宗時突厥請入朝帝謂
 侍臣曰向日突厥之疆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
 其民今自謂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
 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故喜然朕或失道他
 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又嘗謂侍臣曰朕有二
 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
 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

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召公所謂無疆惟休亦惟
 疆惟恤太宗其深知之矣蓋惟其懼於未然故所
 以卒無懼正觀之治豈無所自哉惟其無疆之恤
 乃能保無疆之休故嗟歎而言曰何其奈何不敬
 乎蓋欲其造次顛沛惟敬是行也有一言可以盡
 畏天之道者敬而已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
 渝無敢馳驅則天豈庸釋我哉敬之羣臣進戒嗣
 王之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凡以人
 君能敬以事天則天之眷顧於我無有窮已也使
 紂誠知敬之是行而行之則周安得而有之邪此
 召公所以戒王不可不敬也天既遐終大邦殷之

命者前既略言天之改殷家之命矣此又詳言紂不能席先王之餘慶致其敬以畏天而使不仁者在高位播其惡於眾此民之所以怨咨而天遂遐終其命也遐終者唐孔氏曰言其去而不復反也此殷家多有先哲王雖既死矣而其精神在天故其餘慶有以庇覆其後世之王及其民皆得以服天命而不替先哲王所以享國者惟敬之故也殷先哲王雖在天而後王後民藉其餘慶以復天命者亦惟敬之故也酒誥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惟茲殷先哲王之天顯之為可畏則其敬可知矣此所為精神在天而其餘慶有以保佑後

人使不失其敬以服天命也殷家自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故曰多先哲王也人之死也雖體魄則降魂氣在上然非哲王則不能在天也朱子發內翰曰太史儒者不言鬼神而言有物何也曰人之死各反其根體魄陰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升則無不之矣今也魄降而氣不化非物而何故聖人死曰神賢人死曰鬼眾人死曰物聖人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故五帝配上帝傳說上比列星賢人得其所歸眾人則知富貴生死而已其思慮不出於心腹之間衽席之上誇張於世自以為利焉物欲蔽之不能自反其初故謂

之物以此觀之則精神之在天必哲王也觀盤庚之篇言高后丕乃崇降罪疾又曰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蓋以殷之先哲王在天故也厥終指紂也商家之祚至紂而終也故商之君自帝乙以前皆能兢兢業業直內以敬而天命之所眷顧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是也惟紂其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而商家之業自此終矣紂既不敬以失天之意故其在位在職者無非小人也觀殷家之所謂賢人君子可以勸相國家者莫如三人故微子則遜于荒野箕子則佯狂

而為之奴比干則直諫而遭剖心之禍則當世之所謂智者莫不藏於山澤之間也智者既藏則其在位在職豈有利澤加於百姓哉惟病民而已蓋其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則是病於民者在也惟其在位在職者為民之病故民皆有離散之心夫人皆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婦以哀痛乎天其意蓋謂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既呼天矣於是往而出亡又見囚執也夫上下之勢聚則為君臣散則為仇讎有以得民之心則民相與歸之雖欲却而揮之不可得也無以得民之心則民相與叛之雖欲

劫而留之不可得也紂既聚羣不逞於朝以播其惡於衆既失民心矣則民之往而出亡乃其所也而紂又從而囚執之此非徒不足以威民而使之畏乃重失民之心也天之心不忍斯民困於淫刑峻罰不自聊生亦惻然而哀之故監於下土有能勉力以行敬者則眷顧而命之以伐紂有天下周之興自后稷公劉以來積德累功而文武之聖正當紂之世此天之所以眷命而作周也王既繼文武而有天下則其於敬德也不可不疾惟恐不及也蓋使王之敬德於文武則福祿之來方興而未艾與天地相為長久使其不敬則亦是紂而已矣

非文武在天之意也舜之告禹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夫敬德者允執其中之謂也天之曆數無脩短允執其中則雖至於萬年可也苟四海困窮則天祿永終矣此正召公所以戒成王之意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畧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苾祀于上下

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前既言紂以不敬之故不能席其先哲王之餘慶以服天命聚小人於朝俾之肆其暴虐以殘害於爾百姓天既哀四方之民無辜而罹其凶害已勦絕其命而改命我周邦矣則周王固不可不以商為監而勉行敬德者然周之所繼者商也周固當以商為監商之所繼者夏也商其可不以夏為監乎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則周之監其在殷之世也明矣天以禹之聖德而眷命有夏復以桀之不敬而墜其命墜夏之命則商以敬德而伐之紂復以不敬而天墜其命周之伐殷正如殷之伐

夏使王不能戰戰兢兢以盡其寅畏之誠而敬德不替則天墜其命亦將如殷矣此所以又兼夏商以為言也相是也古先民有夏指禹也禹貴為天子而謂之先民者胡博士曰古者先昔曰先民言古先民者甚久之辭也言我視古先民有夏之君如禹者其所行之敬德未嘗以須臾廢故天道而從之視之如子而保之此夏之所以享天休命而君天下也天於有夏之君道而從之視之如子而保之則天之於我其仁愛也至矣而有夏之君又能面考天意而順之夫天意之所在惟敬德者則佑之也面考天意而順之不過勉行敬德以達天

之休而已今是桀不能行禹所以順天之道故天以墜其王天下之命也今復相視有殷之君如湯者其所行之敬德亦未嘗以須臾廢故天道而保格之有殷之君亦能面考天意而順之今是紂不能行湯所以順天之道故天以墜其王天下之命也予惟相視夏殷之君其始也迪從子保迪格保非天私之也以其敬德故也其終也皆非其命惟天偏疾之也以其不敬德故也大抵天之降災祥惟視德之所在德則與否則亡如影響焉無有毫釐之差也當禹湯以其聖德克當天心宜其天意之眷顧不容釋也然使一日不敬德則命不可恃

故禹湯未嘗以天命之所佑助而有驕怠其云為動作未嘗不順天也蓋使禹湯不知所以順天則其墜厥命不至於桀紂之世使桀紂而知敬德則天迪從子保格保將千萬年而不替也以是知天之於禹湯桀紂非有好惡於其間也唯視其敬德與不敬德而已矣有夏言古先民有夏有殷不言者蒙上文也蘇氏以從子為與子謂我觀夏殷之世天之迪夏也迪其與子而保安之其迪殷也迪其能用伊尹格天之臣而保安之其意謂堯以天下傳之舜舜以天下傳之禹皆不私其子而傳之賢至禹始以其子啓為可以托天下故傳之子所

以迪夏則言從子也夫以從子為與子言迪其與子而保之雖非經之本義猶為可說也至於以格為用伊尹格天之臣此則不可夫經之言格之一字蘇氏既以為格天又以格天為伊尹又以湯能用伊尹格天之臣其蔓衍附會一至於此則何說之不可為哉故此只當從王氏說夏言從子殷言格之至相備爾與夏言服天命殷言受天命同意此蓋史官經緯其文以成述作之體書之內如此類多矣不可以一一為之說也唐孔氏曰此說二代興亡其意同也於禹言從而子安之則天於湯亦子安之故於湯因上文直言格保此正王氏之意

蓋格與惟帝降格于夏之格同天既以紂之不敬厥德墜其命而改命周邦今成王以幼冲之資而繼武王之大業故其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以無忝乃祖考者宜如何哉惟於壽考之人無所遺矣則可以保天之命也古之聖王尊禮黃髮屬任以政者蓋以其更歷天下之事練習為治之體故也昔鬻熊年九十餘見文王文王曰老矣熊曰君若使臣捕虎臣已老矣使臣坐而策國事臣年尚未也蓋非老成之人則不能深謀遠慮以輔成人主之德然年少未更事者於老成之人則狎侮之者多矣秦穆公賢君也其於蹇叔猶曰爾何知中壽爾

墓之木拱矣而況於他人乎故成王冲子嗣位尤不可以遺壽考者謂其欲以稽考古人之德故也古人嘗以是而興者吾必因之嘗以是而敗者吾必改之然非老成之人多識前言往行則我雖欲稽於古人其道無由故考稽古人之德者必有壽考為吾之股肱心膂而後可稽古人之德固為善矣況能稽謀於天則其善又如何哉蓋道之大原出於天古人之所為亦惟法天而禹湯以敬德之故而天迪從子保格保桀紂以不敬德之故而既墜厥命其善可法其惡可鑒稽古人之德者不可不知也然幼冲之人何自而知之此所以必有賴

於壽考者也稽古人之德固當以禹湯之遺範為吾之楷則然禹湯之所以成其德者亦惟面稽天若故也治天下必欲無一不合於禹湯斯可也然又能無一不合於天則其德無以加矣成王武王長子也故又嗟歎曰王雖幼冲乃元子也其大能以至誠感于小民則於今為美欲感於小民則王當不敢後用顧畏民若也先儒及王氏皆以民若為僭言民有僭而不信者不可不省顧而畏慎之也其說不如蘇氏曰若險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於民者矣惟民之從違無常而有險之道則王者顧之而不亡畏之而不忽所不

當後而用之也蓋無先於此者矣先於此則可以誠于小民故也王之來此洛邑繼上帝之命而有事於此天地之中者蓋以周公之言其建爲大邑於此其使成王自是以配皇天也言王來紹上帝則當是時成王在洛可知矣而說者以成王惟在豐鎬未嘗來也其悞亦明矣君前臣名故召公稱周公之言以爲旦曰也樂鉞樂書之子也在君之前雖其父名亦稱之蓋以君臣之分不可以父子之私而廢之也況於周召乎天與帝一也苟言及覆燾高明之德者皆可指而稱之非有異義也故書之所記蓋多有連稱天與帝者此但變文而已

益稷曰以昭事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洪範曰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泰誓曰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康誥曰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此篇曰王來紹上帝又曰其自時配皇天若此之類皆變文也紹上帝即配皇天也必欲從而爲之說則鑿矣王氏曰帝天德而紹之者王王人道也皇天道也惟道爲能建中惟建中爲能配天道中天而宅之建中以配天道非特紹上帝而已來紹上帝者王之事也配皇天者皇之事也此鑿說也漢郊祀志曰其神嘗以夜東方來若雄雉

其聲殷殷如野雞夜鳴顏師古曰上言雄雉下言野雞史駁文也書之先言帝而後言天者顏師古所謂駁文也夫天下之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故宅中土則可以祀天地而神歆之矣蓋欲配皇天則於上下之祀不可不慎慎於祀天地神祇然後可以治民也故周公謂作大邑於此以舉祭祀之典而後能配皇天又當於此土中致其治也洛誥曰王肇稱殷禮又曰稱秩元祀又曰夙夜毖祀即毖祀于上下也作邑之事今王既有成命矣使召公相宅卜吉也則攻位而位成周公又達觀之而用書以

命庶殷此王有成命也惟能於此治民則於今為美矣召公之戒成王大意謂天命之無常桀以不敬厥德而墜禹之命紂以不敬厥德而墜湯之命欲成王體夫禹湯所以順天之道以祈天永命而已既而所言惟欲王之誠于小民又欲王之治民則皆以為今休者蓋天之聰明雖無所不聞無所不見而其視聽則本於斯民民之所歸天未有不佑之也民之所棄天未有不禍之也成王之能誠于小民能治民則信為美矣所謂敬德無大於此天豈容釋之哉苟為不然誕慢矯詐以欺斯民般樂怠傲以困斯民則雖宅土中而祀于上下天命

四頁八
豈私之哉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
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
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
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
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
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
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
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
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
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
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
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
永命

成王之營洛邑而遷殷頑民者蓋以其更紂武庚
之亂其頑狠無恥之心未能以遽革故使之密邇
王室以馴致於善然其遷之也豈能空漚水之西
移其舊民而使殷民居之哉蓋使周民與殷民雜
居故也惟周民與殷民雜居故有殷治事之臣亦

有周治事之臣然殷之小大草竊姦宄驕淫矜夸靡所不爲而周人以文武美教善化漸漬之日久莫不歸於士君子之域其善惡相反不啻若薰蕕白黑之殊其勢不能以同居也自非上之人有以迪之其能使之和叶而爲一哉故召公旣欲王誠于小民又欲王治民則遂告以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也有周御事其於朝廷之教令如草之從風無事於服之也所當先者惟訓服殷家舊治事之臣除其暴虐而消其貪鄙使之親比介助我周家治事之臣和叶而爲一則可以誠于小民亦可以治民矣欲服殷御事無他節性而已

孟子曰性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殷之御事當成王之世天下之所謂惡人也周之御事天下之所謂善人也雖有美惡之異然原夫殷御事所稟於天之性未喪之前與周之御事有以異哉惟上之人有以唱之遂陷溺其良心而不義之習遂與性成寢淫日久牢不可遏必有以節之而後可也節之者非強其所無也以其所固有之性還以治之去其不善而反之善也有以節之則臣民將遷善遠罪而不自知惟日其進於善也故曰惟日其邁董仲舒曰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惟日其邁正仲舒長日加益之譬也王氏曰當明政

刑以節之此不知道者之言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克綏厥猷惟后夫所貴乎后者因斯民有常性順以治之而已矣若明其政刑為可以節性豈所謂若有常性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欲節民之性惟王能敬德則殷之御事翕然而化矣故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王氏曰敬德者所以作所蘇氏曰作所者所作政事也此皆於所字強生義理其辭為費當從先儒之說謂其不可以不敬德王當敬作之也敬作猶言敬為即周官所謂作德也王既當敬德則不可不以夏殷為監也不可不以夏殷為監者以

夏殷之歷年脩短惟在敬德與不敬德故也其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孔子所謂周監于二代者其原蓋出於此有夏之服天命以王天下傳十有七王四百三十一年固多歷年也至桀嗣位而夏之天命於是而殄滅則其不延長矣此非我之所敢知也惟敬德則多歷年所桀不敬厥德則早墜厥命此則我知之矣故不可不監于有夏也有殷之受天命以王天下傳二十有八王六百二十九年固多歷年也至紂嗣位而殷之天命於是而殄絕則其不延長矣此非我之所敢知也惟敬德則多歷年所紂不敬厥德則早墜

厥命此則我知之矣故不可以不監于有殷也古人之於天命不以爲必有不以爲必無而每致於不可測知之域惟人事之修於昭昭赫赫之間者則未嘗不盡言之也故召公於夏殷之有歷年及不其延皆曰我不敢知者疑之之辭也至於敬德則有歷年不敬德則墜厥命蓋無可疑者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鬼神與死夫子不之告也而告以事人知生蓋能事人則能事鬼矣知生則知死矣此正召公之意由是觀之夫子罕言命與不語怪神者非故匿而不言也不可以正言之也正言之則學

者舍人事而求天命鬼神於難知之際爲巫覡瞽史之事矣惟夏殷之受命其所以歷祚之長短不可得而知者惟其敬與不敬之異則今王繼此二代而受天命以王天下亦當思惟此二國長短之命以繼其功也繼其功則修人事不責天命不過敬德而已夏以敬德而有歷年殷亦以敬德而有歷年皆其功效也成王既嗣其命其可不嗣其功哉王惟敬德乃可以享天休命緜緜而不絕況今周公既營洛邑乃歸政於成王正成王初聽政以有事於萬幾之務一號令之所發一賞罰之所施天下之民將拭目而視傾耳而聽實治亂安危之

所自始故高宗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
 故弗言恭默思道誠以聽政之初不可不慎也故
 召公謂王政之隆替蓋萌於初服之日若人之生
 子其善惡之習無不在於初生之日也習之善則
 為善人習之惡則為惡人矣孔子曰少成若天性
 習慣如自然古之人其所以薰陶美質而優入於
 聖域者惟其孩提之日教之有素也若孟母之擇
 鄰曾子之殺豚以食其子是矣苟初生之日習於
 善則是自貽哲命也蓋天以正性而命於人初無
 上智下愚之別其所以為上智下愚者於已取之
 而已矣故曰自貽哲命言人之秉哲者雖命於天

而其所以能哲者乃自遺之也孟子曰自暴者不
 足與有言也自棄者不足與有為也惟下愚者自
 暴自棄則哲者豈非自貽乎然則王之於初服其
 治亂安危無非自取之也可不慎哉今天其命哲
 命吉凶命歷年者言天之於人或命之哲或命之
 以吉與凶或命之以歷年此三者豈人之所能為
 哉天實命之也然天命之以哲而不能使之必哲
 能命之以歷年而不能使之必歷年其所以哲所
 以吉所以歷年之長者非天也人也其所以不哲
 所以凶所以歷年不其延者非天也人也天非人
 不因人非天不成天始之而人終之也今天知我

王初有事於萬幾而居新邑洛其命之哲與不哲吉與凶歷年與不歷年蓋決於此日則王之敬德其可緩哉正當惟此德之用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祈于天而永其命也祈非祈禱之祈也敬德者所以祈之也蓋敬德以祈之其諸異乎人之祈之與此所謂祈正與詩言自求多福之求同早墜厥命者非天實促之也在我者遏而絕之也祈天永命者非天實延之也在我者引而伸之也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此之謂也王既惟德之用則推之以治天下國家豈以刑罰而繩斯民哉故王不當以此小民過用非常之故亦敢殄戮

以治其民如殷俗之靡其淫用非彝也爲日久矣然不教而殺之是果於殺戮也豈可以乂民乎當武庚之既滅而殷之遺民有留居於衛者有遷於成周者然其染紂之化皆未之革必有以教之而後可故成王之告康叔既謂不可以其民亂非彝而速用刑罰不可以其湎于酒而庸殺召公之告成王又謂不可以淫用非彝而敢殄戮此皆忠厚之心也非縱釋有罪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也王氏曰不敢慢小民而淫用非彝亦當敢於殄戮有罪以乂民也凡書之告戒以不殺之言者王氏皆以爲使之殺也蘇氏破其說矣正猶治獄之吏

持心近厚者惟求所以生之持心近薄者惟求所以殺之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先儒及王氏皆以若訓順惟蘇氏曰民之有過罪在我及其有功則王亦有德何也王之位民德之先倡也如此則法用於天下而王亦顯矣此說得之蓋民之於德不能自有功也必在上之人有以倡之而後小民效之則民皆有功矣民之有功獨非王之功乎故王顯也惟王之顯在於小民故當君臣之間盡其憂勤其言曰我周之受天命大於有夏歷年之長用勿廢有殷歷年之長夏殷歷年以能化小民之故欲王以此小民

而祈天永命也蓋王惟德之用雖可以祈天永命然使小民尚淫用非彝而不足其上則天或絕之矣故必王敬厥德於上而小民儀刑於下上下好德如一則天豈用釋之哉孟子曰民爲貴得乎丘民而爲天子故祈天永命必在於小民也讎民殷之頑民也殷爲讎民則友民者周民也讎民謂之百君子者君子之稱不一而足有德之稱君子和而不同之類是也有位之稱君子學道則愛人之類是也有凡人皆稱之者今之君子過則順之之類是也故此讎民而謂之君子正猶頑民而謂之多士也周民涵濡累世之仁政同心同德以輔成

文武之基業有大勲勞於王室而殷之餘民新從武庚三叔之亂舊染汙俗於我周家不無嫌貳使成王之心置親踈輕重於其間則亂之所由起也張子房曰所封皆平生故人所誅皆平生仇怨此屬恐見疑及誅故聚而謀反耳召公之心慮此故欲成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又拜手稽首而言曰我雖小臣敢以殷民及周民安受王之威命與明德而奉行之則王終有成命而顯於天下也蓋謂王能一視殷周之民無有或讎或友之間則周之社稷其萬年永保矣我非敢以此為勤也惟敬奉其幣帛用供於王欲王之能祈天命

而已此太保召公愛君之心也詳考此篇其大意在於祈天永命而其所以祈天永命者敬德而已蓋敬德在人而永命在天修其在人者而在天者自至如炊之必熟耕之必獲也苟其德之不建而晏然自以為天命之在我此則紂之謂己有天命也其亡不旋踵矣魯哀公問孔子曰國家存亡信有天命惟非人也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己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唐德宗謂自古興衰皆有天命今之厄運恐不在人陸贄曰天所視聽皆因於人非人事之外自有天命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大抵臨亂之君

莫不自以為有天命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
事乎故召公於成王之初服即以此告之賢者之
愛君必止亂於未形而閑邪於未然若其已然而
後救之則衆人之所皆能也何賴於賢乎成王之
成厥德蓋有自來也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十一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洛誥

周書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
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
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
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佻來以圖及獻卜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
匹休公既定宅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召誥洛誥二篇皆作於營洛邑之際然當其營洛邑也蓋周公之意將歸政於成王故召公因諸侯庶殷之咸在告王以天命之無常歷年之不可必惟一視商周之民無輕重於其間而敬德以化之則可以此小民而受天永命蓋以成王當聽政之初安危治亂之所自始不可以不謹此則召誥之所陳也而洛誥之所陳者則周公將歸政於成王而洛邑既成王將歸鎬京乃留公於洛以鎮撫商民故周公之歸政成王之留公於洛其相與問荅之言備載於此而周公之意則亦欲一視商周之人如召公之意也此二篇辭雖不同而其意相為

終始焉左氏之作傳以釋經有先經以始事者有後經以終義者召誥之篇是先經以始事之類也洛誥之篇是後經以終義之類也然召誥之所載者召公之相宅既而卜之既而經營之既而攻其位既而周公達觀之既而周公用書以命之既而庶殷丕作於是召公遂以諸侯取幣而陳於王因陳其所欲告戒之意而序之所言者但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而已此篇之所載者周公欲歸政於成王而成王不可周公又告成王以治道之要既而成王欲周公留居於洛以鎮撫殷民而序之所言者乃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

成周使來告卜者即周公之言倅來以圖及獻卜之一也而即以此為一篇之序者蓋書序之作類非一人之所為故有一篇之義包括於數句之間者如太甲之序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此固可以包括三篇之義者也有姑撮其事之始而略載之者如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作雖康叔之封在於武庚三叔既誅之後而其告之也乃在夫宅新邑洛四方和會之時而其序則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此則姑撮其事之始而已召誥洛誥之序亦猶此也周公之達觀于新邑營蓋

王城之與成周皆在於規度此則惟曰往營成周亦是略言之也使來告卜者當周公之至洛王尚在塗故遣使而來以所得吉卜告於成王也胡舍人之說意謂果周公使人而來告卜於王則王在豐而周公在洛篇內不應有相與問荅之辭既有成王周公相與問荅之辭則告吉卜者非使人來也遂以此使字作去聲讀言是時成王在於宗周周公既得吉卜則自為使者而來告於王因得以相與問荅也漢吳王濞謀叛漢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乃使其大夫應高說之膠西王以為善吳王猶恐其不果乃身

自爲使者至膠西面約之胡舍人因謂周公之自
爲使者亦吳王之類夫吳王懷逆亂之謀恐事不
集故出於一時迫切之計而爲此耳若周公之告
吉卜使人可也豈至以冢宰之尊而下行行人之
職乎乃引吳王以證周公非其類也當是時王實
在洛而胡舍人以爲在於宗周王旣在宗周無緣
與周公共談求其說而不得故以使字作去聲讀
此蓋胡舍人泥於書序爲皆包括一篇之義故其
說如此先儒謂王與周公俱至意謂王亦以乙卯
之日至于洛也王果以乙卯之日至于洛則其得
吉卜也王蓋嘗目覩其事豈必使人來告則王之

至洛蓋後周公而來也先儒又謂周公與王之相
問荅乃周公旣成洛邑又歸宗周之後故篇末云
王在新邑明戊辰以前皆是宗周之事此亦不然
篇內有曰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又曰公定予往
已是成王將退而歸鎬京欲周公留居於洛則其
相與應荅皆在洛邑也明矣案此二篇皆是營洛
邑之事然召誥則以召公誥王之故而以召之一
字繫之以誥而命篇此篇是周公與王問荅而特
以洛名篇正猶康誥酒誥雖皆所以告康叔酒誥
則以毖酒之故而以酒名篇康誥則特以康叔之
故即以康命篇皆其史官一時之意旨也漢孔氏

曰既成洛邑將致政於王因陳居洛之義如此則書之命篇皆有其義也非當時命篇之本意拜手稽首者致敬盡禮於成王也復子明辟者漢孔氏曰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而王氏破其說曰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爲辟至是乃反政於成王故曰復子明辟荀卿曰以枝代王而非越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以書考之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已未嘗代王爲辟則何君臣易位復辟之有哉如禮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戾南鄉而立又曰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則是周公正天子之位以

臨萬國王氏之所謂代王爲辟者指此也則王氏之破先儒之說可謂明於君臣之大分而有功於名教也蓋說者徒見成王幼沖周公攝政則遂疑其稱王以令天下如多士之篇序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而篇之發首則曰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蓋明周公雖攝政而其號令皆稱成王之命也謂代王爲辟固無是理然王氏之說則曰復如復逆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於成王謂成王爲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爲明辟者尊之也案周公之至洛而得吉卜則已遣使人來告於王下文曰

四書
評來以圖及獻卜是也非是周公至此方以吉卜而復於成王也且既謂成王爲子又謂明辟以爲兼尊親之稱則鑿矣蓋先儒謂復子爲還政於成王則是但以明辟爲還明君之政則是代王爲辟此則不可也蘇氏曰周公雖不居位稱王然是行王事至此歸政則成王之德始明於天下曰子者叔父家人之辭此則得之當周公之攝也成王雖爲天子然端拱於上而已何所爲哉今也始親萬機則君道自此明矣故曰明辟漢宣帝紀地節二年大將軍光薨上始親政事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

傳奏其言考試功能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自光未薨之前政由光出宣帝雖有綜核名實之志天下何自而知之一旦親政而其設施如此則爲辟之道豈不明哉周公之攝政制禮作樂而天下太平成王之年已長蓋將歸政於成王使成王之君德大明於天下亦已久矣然武王定鼎于郊鄩有宅洛之志而未之果其事大體重必有藉於周公而復能卒成王之志故周公謂我久欲還政於子而王若不敢及天命之始而定其命以固根本此亦猶漢宣帝即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委任焉成王之不敢即宣帝之謙讓

也故我乃繼此以保佑成王以相視東土之洛邑
經營規度以爲成王作民明君之始也周公之意
營洛而即歸政故欲其作民明君於此始也我以
三月之十二乙卯之旦至于洛邑其曰洛師者唐
孔氏曰周公至洛之時庶殷已集於洛邑故曰洛
師是也黎水在河之北故曰河朔黎水周公之營
東都蓋以求天地之中欲諸侯之朝覲貢賦道里
爲均而乃先卜河朔黎水者顧氏曰黎水近於紂
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此說固是意
者黎水去洛不遠亦不失爲地中也黎水爲河朔
則澗水瀍水皆在河之南可知矣禹貢曰導洛至

澗瀍洛與澗皆在河南而澗在瀍西瀍在澗東瀍
澗皆在洛之北澗之東瀍之西王城也洛之北地
瀍之東成周也亦洛之北地故皆曰惟洛食明此
二邑皆在於洛但以澗而別其爲二矣凡卜者先
以墨畫龜要圻依此墨然後灼之求其兆順食此
墨畫之處故謂之食周官卜師曰揚火以作龜致
其墨者灼之明其兆蓋食則吉不食則不吉也周
公之卜也以河朔於商都爲近故先卜之而其兆
不吉乃改卜瀍之西及其東皆獲吉焉則使人來
以其地圖及吉卜獻於成王蓋將畢此事而復政
也倅使也召誥曰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

宅厥既得卜則經營即此卜河朔黎水及澗東瀍西及瀍之東是也召公之得吉卜也周公尚未至而周公以為我卜者葉博士曰成王使召公相宅而所以營洛而成之周公實總其事則卜也奉以歸之周公宜矣是也蓋召公之得吉卜即經營而周公之來至則方以此獻之王也王拜手稽首者致敬盡禮於周公也禮曰君於臣無荅拜蓋尊卑之分當然也而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皆有拜手稽首之禮此又尊師重傅之道然也周公既欲營洛而遂歸政而成王之心猶未敢當也故荅周公之言如此言公之營洛邑蓋成武王之志

定九鼎以永天休命公既不敢不敬奉之而來相宅於此洛地其將作周家之業以配天之休命也公既達觀于新邑營而定其新居之地則使人來至於王所視我以上之休美及其常吉常吉者言建都於此其吉未艾也傳曰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八百非常吉而何貞正也言我與周公二人共正此卜以定其謀公當輔佐我小子常如營洛之事可以我萬億年而敬天之休也觀成王有誨我之言而拜手稽首以敬之也周公之復政也蓋以成王之德固已成就可以君天下成王之不聽公之復政也蓋以幼冲之資懼其弗克負

荷以忝祖考之大業故其君臣問荅之誠無所矯飾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
倅從王子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
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
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
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
新邑倅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公
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
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
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

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覆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
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
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蓋人君當
其繼世之初創鉅者其日多痛甚者其愈遲感哀
感之情則失萬幾之務有所不暇恤此所以以其
政委於冢宰至於三年之久而後歸也然自古人
君之嗣位或在襁褓之中或當幼沖之年安危治
亂之機豈能諳識舉措取舍之端豈能鍊習而使
之君天下豈不殆哉故當是時也則冢宰之總百
官蓋不拘於三年也必俟其年已長矣德已成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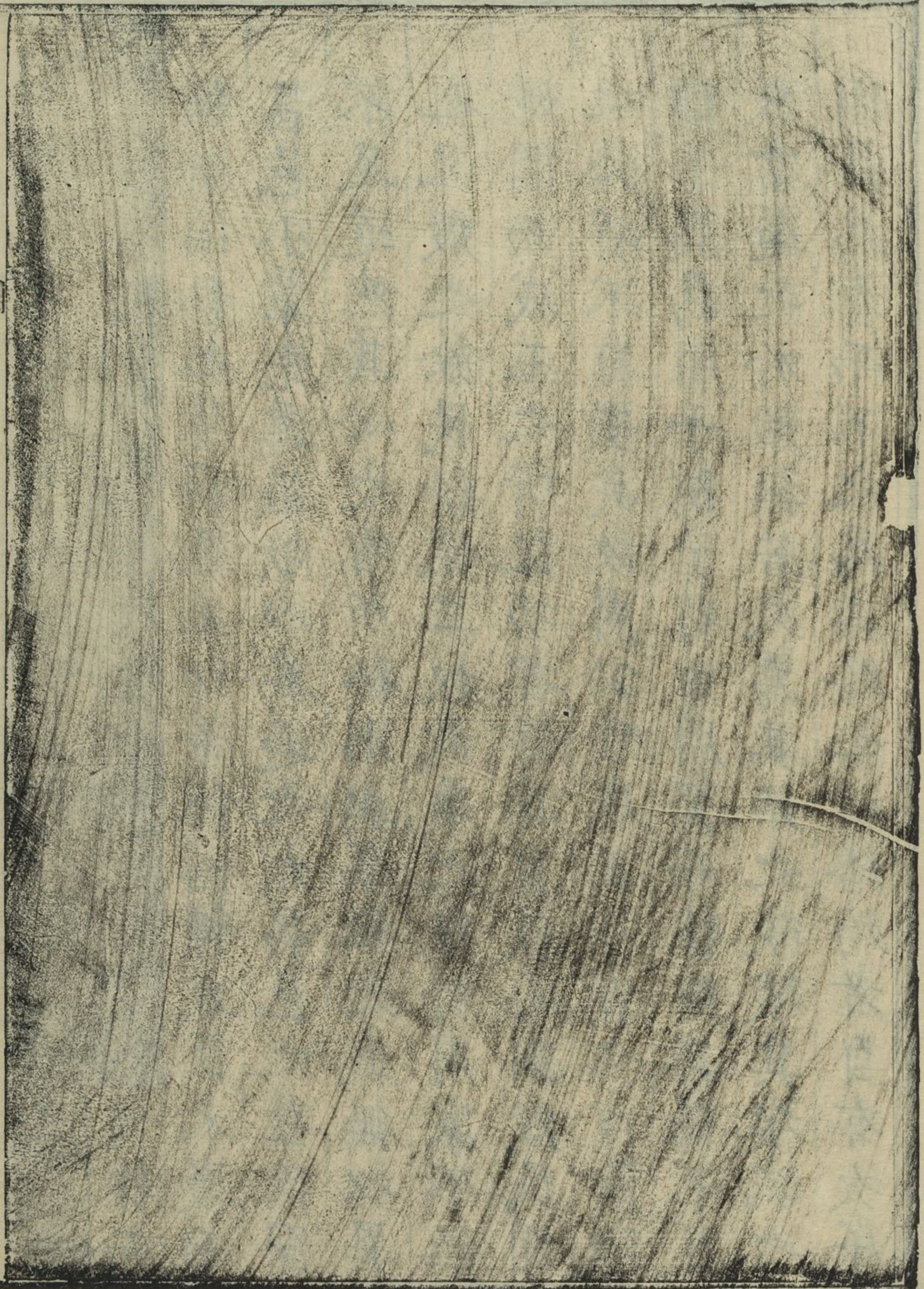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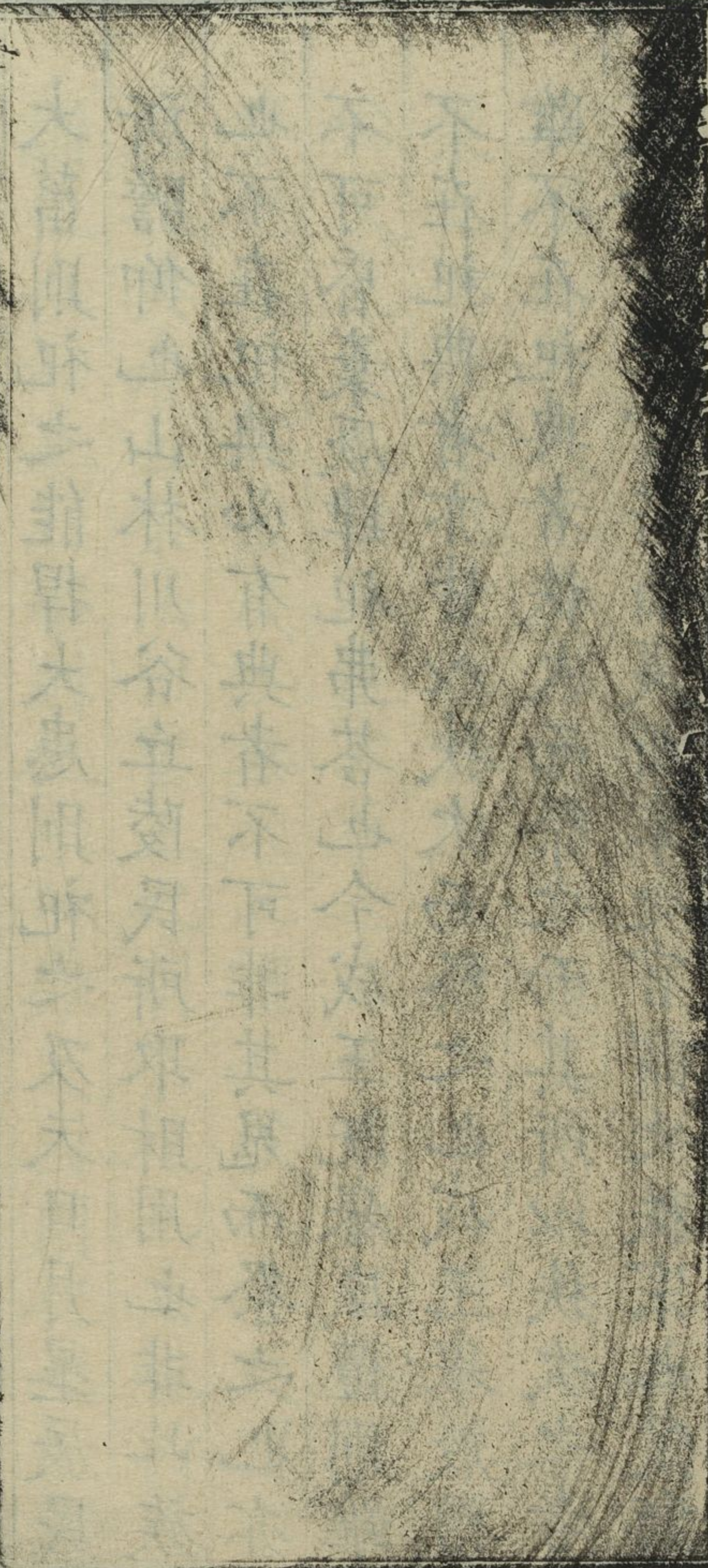
教導訓迪而其聰明日益以進而後可以歸政也
周公之位冢宰正百工也蓋以成王幼冲之年故
至七年而始復子明辟然周公之攝也制禮作樂
以致太平凡朝廷之制度紀綱莫不得其條理而
四海九州之民莫不安居樂業天下之勢蓋若泰
山而四維之安雖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自治況
成王之德以周公爲師召公爲保之故見正事聞
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莫匪正人至是而可以躬
覽萬幾矣此所以復子明辟也而成王之心猶懼
其弗克負荷以忝祖考之大業故周公雖欲歸政
而成王猶未之聽周公以謂當王繼世之初年尚

幼冲而德未成立故不得不總百官之政及王年
長而德成其可以不歸政乎王惟能以至公爲心
無有殷周之間而於諸侯享覲之禮有以辨之使
皆盡其奉上之心則以之君天下豈難也哉故自
此以下皆周公將歸政而戒成王之言也王肇稱
殷禮祀于新邑漢孔氏曰王當始舉殷家祭祀以
禮典祀于新邑王氏曰殷者與五年再殷祭之殷
同非夏殷之殷也當從王氏之說易象雷出地奮
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禮有
殷祭殷奠皆取殷盛之義與周因於殷禮其字雖
同而義則異矣考之詩頌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

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當公之攝制禮作樂無政之不舉所未及者營洛邑耳今也規度經營斷之朝廷而考之龜筮建王城以定九鼎建成周以遷殷民上天之所以命我文王之命自此定矣故方其邑之初成則率諸侯以祀文王而始舉盛禮以告成也易萃卦曰王假有廟用大牲蓋萃聚之世豐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此所以用大牲周公致太平而營洛邑非萃之時乎則始舉盛禮以祭祀豈不宜哉咸秩無文此禮之殷也無文謂不在祀典者也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

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必有典者不可非其鬼而祭之也亦不可昏棄厥肆祀弗荅也今成王既舉盛禮則雖不在祀典者亦皆以秩次而祭之也成王舉殷禮雖不在祀典者秩次而祭之而其所以秩次之者蓋必有其官若伯夷所掌之官謂之秩宗也楚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乘服之儀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族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則宗伯者所以秩次所祭之神也王既始舉盛禮以祭于新邑故我齊

一百官無有彼此無有親疎使皆從王于周我惟
 曰庶幾此百官皆舉職事以效功也今王就洛而
 命我曰有功者則記而尊之以其功而列之大祀
 王氏日記功者若紀於太常藏在盟府



無所偏私也昔昌邑王即帝位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輩先遷張敞以爲過之大昌邑之羣臣固不足道然其心之有所私則與高祖光武無以異也況殷之餘民新從三叔武庚之叛於周家不無嫌間而成王之所記功者皆其自教工則殷民間之必將不自安矣故周公呼成王而告之曰汝雖孺子其爲朋乎孺子苟由朋黨而往則其禍不可救當遏之於始無若火焉其始之燄燄其撲滅之固易爲力而不之爲其終也所燔灼者自有次序

博採而

以漸而積不可得而絕矣蓋燄燄不滅炎炎若何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天下之患未有不始於微而成於著也漢唐朋黨之禍皆始於細微於其細微而不謹則其末寢淫而不可解漢之朋黨始於甘陵南北二部而其終也鈞黨之獄興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唐之朋黨始於牛李對策而其終也相軋四十餘年縉紳之禍不解茲非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乎成王之賞功而悉以自教工雖若小過也自智者觀之蓋將以爲莫大之禍漢唐之事自可見矣故今王其所順之常道及有所撫臨之事當如我惟以在周之百工往新邑使之

向就舊僚以趨事赴功正惟擇有功者顯明而作起之王之所知者臣之有功而已不當以私人而偏寵之也能如此則是篤厚光大以成汝寬裕之德汝將永有稱譽之辭於後世歷千萬年而不泯也蓋惇大成裕則不徇於私而為朋黨矣徇於私者乃浮躁銜露狹隘偏小之人也豈能成寬裕之德哉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即此之謂也周公又告成王曰已矣汝惟冲子當思其終也當思其終者蓋當敬識百辟之享與不享者也百辟諸侯也享朝享也夫三代之時一人端拱於上而諸侯謹度於下分土而與之

共守分民而與之共治故其強弱盛衰之勢惟在於諸侯也苟諸侯致其誠盡其禮以朝覲於吾則天子尊而京師強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其或雖朝覲宗遇得其時多其幣而其誠不專其禮不謹則王室輕而諸侯慢自此而則之諸侯將皆不得欲朝以為王者不可朝事矣故王於此當敬識而下別之也儀禮也物幣也考之覲禮諸侯之朝王皆有束帛加璧庭實所謂物也其辭遜升降之容所謂儀也享固多儀苟儀不及物禮不足而幣有餘則雖享覲於王與不享無以異也蓋不享固為非禮享而儀不足是亦非禮

故與不享同也其所以儀不足者蓋以諸侯不用志于享上故也諸侯既不專心致意於此則凡民化之亦皆無奉上之心天下之事將差錯侮慢不可正也故汝當敬識之敬識之者以諸侯之勤惰而反諸己戒謹恐懼不敢忽也苟不能敬識則王網廢弛而不能自振春秋之時自可見矣僖二十八年公朝于王所蓋因晉侯召王而朝之也成十三年公如京師蓋因會晉伐秦而朝之也使當時天王不在河陽晉不召諸侯伐秦其肯出於誠心跋涉山川述職於王庭以講累世久廢之典乎此所謂不役志于享蓋與不朝無以異也昔孟子居

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以孟子為非謂季任君弟故見之儲子為相故輕之孟子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為其不成享也孟子之意以為季任為任處守其職不可舍宗廟而見孟子故可以幣交儲子可以越境而見孟子今乃使人致其幣則所謂儀不及物也非所謂役志也觀孟子之言則僖之朝王所成公之如京師豈得為成享哉檀弓曰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孰若禮不足而哀有餘祭

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孰若禮不足而敬有餘祭之所謂敬喪之所謂哀即此所謂儀也其所謂禮即此所謂物也祭不可以敬不足而禮有餘喪不可以哀不足而禮有餘則享其可以儀不及物哉蓋使其用志於此則儀豈有不及者哉非特諸侯之享王不可恃其幣而不役志于享王之待其臣亦不可徒以爵祿而寵錫之當以其嘉猷嘉謀之入告者服膺而不失也故謂成王苟徒以爵祿寵錫我而不暇聽我教汝輔民彝之道則是不勉其安能永保天命縣縣延延而不替哉費勉也汝欲永保天命則當厚於次序正父武王之所為而

行之無不順我之教以棊民彝輔之翼之正之直之使自得之而不自棄於小人之域則天下不敢棄汝之教命矣汝自今以往當致其敬敬則能勉我惟教民以農事也蓋倉廩實而後知禮節衣食足而後知榮辱苟為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奚暇治禮義哉此周公明農而後成王得以棊民彝也彼裕我民無遠用戾孔氏曰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無遠不用來蘇氏曰我不裕民而彼或裕之則無遠而逝矣不如王氏曰彼遠者以我民為裕則無遠用戾也蓋明農以棊民彝此我民之所以裕也成王之遷殷頑民欲

其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故曰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觀周公之告成王之言蓋謂成王能盡此道則其
 於君天下蓋有餘刃也我安得而不復子明辟哉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
 武烈奉荅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
 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
 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罔祀王曰公
 功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
 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將
 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王曰公
 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

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周公之攝也雖成王亮陰之制已終而猶秉朝政
 蓋以成王幼冲未可以為天子故不得不攝也此
 公之處禮之變也至是而復子明辟蓋以成王年
 已長矣德已成矣可以為天子矣故不得不歸也
 周公慨然自任以天下之重故其處禮之變而攝
 政至於七年未嘗飭小謙以邀譽當世則其歸政
 也夫豈以禮讓也哉必其出於中心之誠可以歸
 政而遂歸之也成王知周公之意已堅故不得不
 許公焉既而洛邑始成而頑民始遷將欲作其愧
 恥之心而革其暴戾之習以馴致於士君子之域

不可不擇人以鎮撫之周公既已歸政當為我留居洛中以為之司牧也故自此以下皆成王稱譽周公居攝之功而留公於洛以治頑民也自公明保予沖子以下皆稱美其居攝之功也自小子其退即辟于周以下皆留公於洛以治頑民也沖子成王自謂也言公之明保我幼沖人也公則稱舉其大明之德以輔我一人使我雖小子得以繼揚文武之功業而不墜故上則可以奉荅天命下則可以和恒四方之民也夫文王武王之所以肇造區夏而建無窮之功業者惟其上得天下得人而已故周公能盡其翊贊之力以成王揚文武之烈

則亦可以奉荅天命而為上天之眷顧和恒四方民而為下民之所愛戴也居師謂居其眾惇宗謂厚其族薛博士曰居師惇宗將禮秩祀皆王宅洛之政是也既宅洛以定民之居而又惇厚宗族以為藩翰於是秉禮而稱秩元祀咸秩無文也咸秩無文即上文曰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是也成王以冢嗣繼世為天子實主周家之祭祀故周公以肇稱殷禮祀于新邑為王之事然是時政自周公出其所以能營洛以展祭祀之禮者則周公之力故成王歸功於公也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者言公之德其明則光于上下而無所

不達其達則施于四方而無所不被光于上下勤
施于四方正猶堯典曰格于上下光被四表也格
于上下光被四表而堯之君德於是為至光于上
下施于四方而周公之臣德於是為至蓋德之盛
者必其充塞天地徧覆天下而後為至也薛博士
曰明者德勤者業也經只言惟公德明而於其下
分德與業非也旁作穆穆迓衡先儒曰四方旁求
為敬王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不如王氏曰穆穆天
子之容旁作謂輔成王而作之以成其穆穆之德
以迎太平是以於文武之勤教垂之後代者皆率
循之而不迷也予沖子夙夜忘祀者昔周之政事

既自周公出以致太平則成王端拱於上何所為
哉惟蚤夜之間慎於祭祀而已唐孔氏曰襄公二
十六年左傳云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得反國
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此說為是王曰公
功棐迪篤罔不若時者唐孔氏曰王又重述前言
還說居攝時事也公之功棐道我已厚矣天下無
有不順而是公之功者是也王氏以為罔不若罔
不時循道而不違此棐迪之若趨時而不失此棐
迪之時此則鑿矣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即辟于周
命公後者漢孔氏曰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於
周命立公後公當留佐我意謂成王是時在于宗

周與周公相應答至於戊辰王在新邑以後方至洛都故謂成王言我當退而行天子之政於洛邑立公之世子為諸侯公當留周以為我之輔是成王雖許公之歸政而不許公之去也諸家說者亦皆以命公後為封伯禽於魯夫周公之歸政而成王之留公蓋在洛邑其曰退即辟于周者蓋我將退而即明辟之政于宗周則命公留居于洛也其曰命公後者若近世留守留後之類詳考此篇之意蓋周公留成周以遷殷頑民使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成王祀于新邑將歸鎬京留周公于洛以鎮撫殷民故成王之言曰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又

曰公定予往已皆言成王往而周公留也王往周公留故以周公之留為命公後先儒解釋此篇文意多不聯屬良由以王命周公後為封伯禽於魯故其說不通惟以命公後為留居于洛以此而反復經意則首尾問答乃有條貫也案伯禽與太公望相先後而報政其言見於傳記甚詳則其就封於魯為周公後也固已久矣非在於洛邑既成之後也夫必待封伯禽於魯然後肯留以輔成王此則淺丈夫要君射利之為也豈所以待周公哉案成王命君陳之分正東郊也其言曰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謹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

訓惟民其乂康王命畢公之保釐東郊也其言曰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
 密邇王室式化厥訓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又
 曰惟周公克謹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
 厥終以此二者觀之則周公之於洛邑蓋亦分正
 而保釐之不但營之而遷殷頑民也故成王之於
 君陳則欲其懋昭周公之訓康王之命畢公則祇
 命以周公之事且又有始終中之言則周公之於
 殷民蓋嘗為之司牧革其不善之習而馴納之善
 也故君陳畢公得以繼其遺範以是知命公後其
 為成王留公于洛以鎮撫殷民也明矣若成王既

祀于新邑而周公即與之歸于鎬京以為王輔則
 君陳之分正畢公之保釐安得以周公為始而或
 和其中或成其終哉周公將復子明辟成王許之
 故曰即辟于周亂治也賈文元公曰亂古文尚書
 治字也傘爾古文亂字也孔安國訓亂曰治經典
 大抵以亂為不理亦或為理夫理亂之義善惡相
 反而以理訓亂可惑焉若以古文禹書考之似亂
 亂字別而體近豈隸古之初傳習訛謬合為一字
 而作治亂二訓後之諸儒遂不復辨之歟當是時
 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天下之民無不感戴周德惟
 殷民之頑雖遷於洛而未能使之遷善遠罪故謂

四方雖迪於治然猶未定于宗廟之禮蓋成王將以駢牛祭于文武以告周公之留于洛其禮未行故曰未定于宗廟之禮殷民既未能式化厥訓以遷善遠罪故亦未能安於公之功是以周公當教迪將助於成王既歸鎬京之後以監我士師工也師衆也士師猶言士民言監殷之士民及百官也其使周公監士師工者蓋欲其大保文武所受之民而治之為周四方之輔也周民文王所受之民殷民武王所受之民也周公欲成王一視殷周之民不可懷朋黨之心以徇私而有輕重於其間今成王曰誕保文武受民則其心本於至公無有彼

此可謂能服膺周公之教矣說者多以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而此曰亂為四輔故以命公後為封伯禽無疑然誕保文武受民此豈所以命外服之侯哉以誕保文武受民觀之則所謂後者其留公于洛灼灼然矣王曰公定予往已者言公定居於此我當往歸鎬京也公之功以恭肅將之故天下皆敬樂公之功也夫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公致其肅則天下皆致其祗以樂之也公之竭其股肱之力以輔佐予一人固為勞矣今留公于洛以鎮撫殷民公當無倦於此也我於康天下之事亦不敢有所厭斁

也蓋欲君臣皆不憚勤勞以天下之安危為心也
 公之所以儀刑四方者能永永而勿替則四方將
 世世享矣觀畢命曰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
 虞予一人以寧則世享可見矣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
 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
 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
 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
 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佻來恣殷
 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
 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

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
 懷德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
 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
 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
 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古人有言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殷
 之餘民染紂之惡草竊姦宄靡所不為至康王之
 世其餘風猶未殄則其與之為善也可謂如登而
 與之為惡也可謂如崩矣然當成王繼世之初武
 庚三叔肱髀相依以間王室殷民與之相挺而為
 亂莫不響應今既鋤誅元惡而其餘黨咸與惟新

又為之營成周以遷之使之密邇王室式化厥訓
 苟不得其人而為之司牧作其愧恥之心薰陶漸
 漬咸歸於善則一旦天下有變安能保其不乘間
 而起乎況今又居於洛邑咽喉之地則其為禍蓋
 將慘於前日以是知殷民之化與不化周家安危
 之機也周公雖既歸政而成王留公于洛以鎮撫
 之公宗臣也義所不得辭故拜手稽首致恭盡禮
 以受王命也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
 光烈考武王即上文成王之言曰誕保文武受民是
 也論語曰使民如承大祭書曰若保赤子承保者
 愛謹其民而不敢忽也曰受命民者唐孔氏曰天

命文王使為民主故民是文王所受命之民是也
 光烈考即武王也稱武王為光烈考亦猶稱文王
 為丕顯考也文王但稱文祖而於武王乃先稱光
 烈考即繼以武王亦猶武成之篇公劉太王王季
 則時稱之而惟於文王曰我文考文王也越及也
 言及我光烈考武王則是亦承保武王所受命之
 民以上文誕保受民觀之自可見矣此史家之省
 文也人君之治天下也未有不本於恭故堯曰允
 恭舜曰溫恭文王曰懿恭蓋其端拱於廟堂之上
 是必有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以臨其民然後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非恭何

以哉故成王留公于洛蓋欲承保文武所受命之
 民以洪大我之恭德也成王自謂其恭德必有賴
 於周公而後大故周公遂進戒於王言王當勉行
 恭德以盡為君之道然後為有成功我惟知盡其
 臣職而已矣孺子指成王成王之來相宅於洛邑
 也其當大厚行典禮於殷賢人以治四方而為四
 方之新君使後世言周家之恭者必以成王為先
 也又誨之曰其自是土中而致治則萬邦咸被其
 休如此則惟王乃有成功也語之更端故又加一
 曰字我惟以多子與夫御事篤行前人之成功以
 答其衆心使後世言周家之信者必以我為先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子曰君使臣以禮
 臣事君以忠惟君使臣以禮故君道莫大於恭惟
 臣事君以忠故臣道莫大於孚欲為君盡君道欲
 為臣盡臣道君臣各盡其道則天下後世孰不以
 是名歸之推之以為先乎故盡其恭者其責在成
 王周公惟致其信而已矣獻賢也殷頑民謂之獻
 民亦猶召誥曰讎民百君子也成王即位雖至是
 已歷七年其覽萬幾之務甫自此始故曰新辟多
 子謂衆卿大夫也子指成王也此篇稱成王曰子
 曰孺子皆是叔父家人之辭言稽考我所以明子
 之法乃盡是文王之德則其宅洛也不可不以其

事祭告於其神靈也故王之使使者來謹教殷民則命安我以秬鬯二卣其言曰當以此二卣明潔其禋祀以告文王武王再拜稽首致美以享神我聞王之命未敢宿也即禋于文王武王而告以宅洛之事焉上文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而下又曰禋于文王武王則周公所以明成王之法蓋盡是文武之德故禋祀之而經特言文祖不言武王是亦史家之省文也唐孔氏曰特舉文祖不言武王下句並告文武兼用文武可知秬黑黍也周官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鬱鬯蓋築鬱金之草而煮之以和秬黍之酒使之氣味相入

芬香條暢謂之秬鬯亦謂之鬱鬯也說文曰鬯以秬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從山去魚器也中篆米匕所以扱之易曰不喪匕鬯即此也鬱芳草也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築以煮之為鬱一曰鬱鬯百草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陸農師曰禮曰鬯白以掬杵以梧枇以桑蓋掬白梧杵所以擣鬱而桑枇者所以扱之先儒以為桑枇以載牲體誤矣爾雅曰卣中尊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文侯之命及詩常武皆言卣者當祭之時則在彝未祭故在卣也文侯之命常武皆曰一卣此言

二者宣王平王之賜其臣使以祭其太祖故惟一
 占此告于文王武王故以二也予不敢宿與曲禮
 曰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之宿同漢
 孔氏以明禋為告太平既失之矣唐孔氏順其意
 則曰此三月營洛邑民已和會則三月之時已太
 平矣既告而致政則告在歲末而云不經宿者蓋
 周公營洛邑至冬始成得還鎬京即告文武是為
 不經宿也且太平非一日之事公云不經宿者亦
 虔恭之意耳未必旦見太平即此日告也此蓋強
 為之說蓋由先儒以明禋為告太平不以為告宅
 洛之事以俘來毖殷為文武使已來不以為王使

使者來又以為王與周公應答皆在鎬京故其說
 不得不如此也蘇氏曰王使人以秬鬯二占綏寧
 周公拜手稽首而致之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
 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周公不敢當此禮即日致之
 文武如蘇氏此言則寧予以秬鬯二占正如禮記
 所謂康周公故以賜魯其論寧予之言固為明白
 然謂事周公如事神明故曰明禋曰休享恐無是
 理自此而推之則與春秋之時仲子未薨而致其
 贈為何以異哉豈有周公尚存而謂之禋乎其使
 當時誠以此致之周公則一占可矣何必二哉以
 其二占則成王命周公禋于文武也明矣非是禋

于文武出周公之意也惠篤敘以下先儒王氏皆以為周公戒成王之言以此為戒成王之言則與上文不相貫惟蘇氏以此為周公祝文武之辭此得之矣但蘇氏自其永觀朕子懷德以上皆以為祝辭則其義又不結竊謂殷乃引考以上則周公之祝辭王侔殷以下則戒王之言也周公惟欲成王一視殷周之民亦如召誥之友讎故先引文武之辭以告王因而戒之也蘇氏曰使我周家順厚以敘身其康強無有遇疾子孫萬年厭飽乃德殷人亦永壽考此其祝辭也則今王當使殷人承王所惠篤敘之道至於萬年則其將永觀我孺子之

所行而懷其德也楊子曰民可使覲德不可使覲刑覲德則終覲刑則亂周公欲王推其優游寬大之道以化殷人使之風移俗易故曰其永觀朕子懷德也孟子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殷人易忘而周人易泄故周公之言其惓惓於殷人也如此戊辰王在新邑先儒曰自戊辰以下史所終述是也戊辰先儒以為十二月晦日王始到洛然先儒以為戊辰日到洛則不可使王果以是日至洛則其文當如召誥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越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不當言王在新邑也歲先儒以為明月夏之仲冬其意以謂夏之仲冬於周之

正月是為歲首故曰歲王以戊辰晦到洛故至正月方行烝祭周官仲冬以享烝故以歲首為夏之仲冬也使其烝祭果在於歲則但曰烝祭歲可矣其曰戊辰王在新邑似美文也蘇氏曰是歲始冬烝於洛則以烝祭只用戊辰之日然但言烝祭可矣何必言歲哉此當闕之傳曰凡四時之祭蓋用孟月若有故及日不吉即用仲月若又有故及日不吉即用季月然苟有其故而用季月涉於怠矣當用仲月為佳也時物既登且得二至二月之節故祭必以仲月今以烝祭為在周之十二月固可在正月亦可但執其說則必窒礙今但言其行烝

祭而已其月則當闕之也駢赤色也周尚赤故用駢詩曰從以駢牡是也宗廟用太牢此於文武皆言牛一蓋於太牢之外加之以此祭告成王之命周公從而加之也王則命有司作冊書以其事載之於冊將使史官名逸者讀之故曰祝冊讀冊告神謂之祝也其冊之所言者惟告周公留居於洛以為成王位也當其烝祭也王所賓者謂助祭之諸侯其殺牲以禋祀則咸格焉太室室之大者也清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焉裸者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命而灌於地所以求神也王入清廟之太室裸以求神則命周公後為冊書而

逸讀以告之也郊特牲曰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裸後今乃先殺後裸者蓋自王入太室裸以下方是王之行祭禮自此以上皆先序其事非先殺後裸也如其不然則何以既言逸祝冊而復言逸誥哉蓋王既許周公之歸政而周公又許王之留洛故告之文武而後行也在此十二月乃周公攝政太保文武受天命以有天下凡七年而後復於成王故史官總結之也伊尹既復政厥辟而遂告歸周公之復子明辟而又留洛者蓋伊尹之復政也天下救寧無可慮之事此所以告歸周公雖以成王年長德成而復子明辟然殷民以頑狠之衆而

羣居洛邑處之得其道則咸作使不得其道則咸作敵周公豈得愬然不以爲念哉以是知周公伊尹之或去或不去時焉而已矣其心則一也彼王莽何爲者邪遭漢中微肆其姦慝以成盜僭之禍而其所爲動以周公自比及其代漢自立也其情露矣而猶執孺子手流涕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嗚呼莽之言其誰欺乎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新學 如新 對信

三山林齋林先生尚書全稿卷第三十一

言其窮進乎...
 乎則執令...
 露矣而...
 而其...
 器而...
 現之...
 於...
 章...

